

作家劇叢之三

# 歸去來兮

老舍著

上海圖書館藏書

作家劇叢刊行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2 6215B

五幕話劇  
歸去來兮  
老舍

作家書屋刊行

# 歸去來兮

著作人 老舍

發行人 姚蓬子

總發行所 作家書屋

上海中正中路六一〇號  
電話三五七六  
電報掛號〇一七四

分發行所 聯合書報社

上海四馬路望平街永樂里

分發行所 聯營書店

重慶成都西安漢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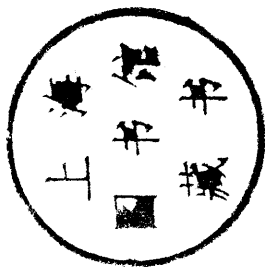
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

定價 元

有著作權不准翻印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滬二版

歸去來兮



1071115



全劇人物介紹

一、喬紳

形相：五十多歲，鬚髮微白。身高，相當的健壯。中服西裝都穿得够樣。

性格：精明厲害。新舊知識都略有一些，堅信知識即權利。抗戰後，頗發財，自視甚高。

二、喬妻

形相：與喬紳年紀相近，身矮，多病，自號「受氣包兒」，樣子也真像受氣包兒。

性格：沒有什麼知識，能力，但厚道可親。雖喬紳不以為賢妻，而對子女仍盡良母之責。

三、姚雲

喬紳之妾。

形相：廿七八歲，高大豐美，像一朵有色無香的大花。

性格：糊塗，庸俗，肉感，但相當的有胆量，最喜參加家庭中的小鬥爭。

四、攀 顏 喬家的長媳。喬紳的長子德山，死於前綫，她守節不再嫁，日求報

仇之計。

形相：三十歲左右，中等身量，面無血色。老穿素衣，有陰森之氣  
性格：個性甚強。因為夫報仇之計不成，略患神經病。

五、喬仁山 喬紳之次子。

形相：二十四歲。中等身量，但像還在發育，故顯着瘦細無氣力。  
其實他並不弱。

性格：有理想，多思慮，辨善惡，但缺乏果斷與自信，今之一罕獸  
列特一也。

六、喬莉香 仁山之妹。

形相：二十二歲。身量比桃雲矮，而美麗過之。好打扮，凡摩登女  
子所應有的東西，她的身上都有。

性格：庸俗，心眼不壞，但沒有知識。

### 七、呂千秋

五十多歲的老畫師，喬紳的老友。

形相：身短，髮盡白，服裝雖陋，而飄洒無煙火氣。臉瘦而精情高朗。

性格：富有理想與熱情，但昧於實際，故陷於窮困。

### 八、呂以美

千秋之女，千秋幼與喬紳同學，屢因作畫向喬紳貸金，以美乃助喬經營商業，以勞力償父債。

形相：廿三歲，身量比千秋稍高，不甚美，服裝很樸素，但氣派正大。

性格：堅毅，聰明，有理事才。

### 九、丁影秋

喬紳之友。

形相：三十一二歲，高大壯寬，穿洋服。

性格：聰明，有時候狡猾，有時候講義氣，而永遠有膽子，故足以成爲高等流氓。

十、茶房 乾淨利落的一位茶房，可惜有點勢利眼。

十一、船夫 四五人，七八人，均可，不便一一介紹。

第  
一  
幕

此页无页码



此页空白

時間 香港陷落前。

地點 重慶，喬宅書齋內。

人物 呂以美（簡喬美）呂千秋（呂）

喬莉香（香） 喬 紳（喬）

桃 雲（雲） 丁影秋（丁）

喬 妻（母） 李 顏（李）

開幕——呂以美正在喬紳的既是書齋，又是賬房裏忙着算賬。室有二門，一通內院，一通街門。室內別的東西可多可少，只有兩件是必不可少的——電話與算盤。嘔，還有一件，就是喬家長子的遺像，最好是鉛或炭畫，相當的大，懸在相當明顯的地方。呂千秋拿着兩幅畫，一束鮮花，來看女兒。

呂（聽到了腳步聲。一見老人，立刻站起來）爸爸！您？

美（笑着）我！給你拿來幾朵花！看，多麼美！聞，（送至她的鼻端）多麼香

！（自己又開了聞。）

美 爸爸，您沒錢，還幹嗎買花呢？

呂 錢？錢是什麼東西？錢美嗎？醜惡！拿醜惡的錢能換來一點香美的花，太便宜了！美原是沒有價錢的呀！假若我有一座銀行，你猜我怎麼辦，以美？

美 （笑着）您怎麼辦？

呂 哼，每逢有美麗的小姐來取錢，我就給她一把兒鮮花，（以手中的花比方）對她說：『小姐，把花兒拿回去吧，這裏沒有錢！』哈哈！（把花給了女兒，仍大笑着把自己棒在椅子上，非常得意。）

美 （插花於瓶，等父親笑完，啼笑皆非的）唉！爸爸，您還是這樣！

呂 （又立起來，趕到女兒面前）爸爸當然老是這樣！只要上帝還沒毀滅了他自己創造的美麗的山川花草，我就不會投降給醜惡！

美 對，爸爸！可是——唉！（不忍傷老人的心，故欲語而止。）

呂 怎麼啦？我的好姑娘！怎麼啦？

呂（假笑）沒什麼，爸爸！

呂 有什麼委屈，告訴爸爸！我知道，你是個好女兒，我可是個壞爸爸！

美 您怎麼是壞爸爸？您千萬別再這麼說！

呂 哼！有許多人說我壞，就是因為我老追求真與美，而他們喜歡黑暗，醜惡！他們和我說不來，於是就說我不好！（無聊的去看德山的遺像。）

美（心中難過，而強開玩笑）爸爸，您要是不再借錢，他們就不說您的壞話了！對不對？

呂 他們有錢，我沒錢，怎麼不可以借來用一用呢？錢又不是什麼生命或天才，不能借給別人！

美（慘笑）不過，您借喬家的錢，我的生命可就被押在這兒了。

呂 怎麼，押在這兒了？喬紳他虐待你嗎？

美 別嚷！別嚷！就是作奴隸也沒關係！爸爸！

呂 我要嚷！我要教喬紳聽見！我不過使了他幾個臭錢，他敢拿我的女兒當奴隸？太難了！我以為地是我自幼的同學，所以把你託付給他，他就那樣對待你？好！好！把他叫出來，我馬上還清了他的錢！

美 爸爸，這是何苦呢，您怎會有錢還賬呢？

呂 我怎麼沒有錢？（指攜來的圖畫）這不是錢？

美 喬叔父不要圖畫！

呂 他要什麼呢，那麼？

美 （沉默了一小會兒）爸爸，您走吧！您在這兒，教我……

呂 好，我走，我去想辦法，把你贖出來！我唯一的愛女給人家作奴隸？我的心要碎了！

美 爸爸！這點事沒關係！您要是這麼生着氣走了，豈不教我更難過！

呂 (已要走，又停住) 好孩子！爸爸委屈了你！對不起你！（又看見了那張畫像）啊，我還有個主意！看見這張畫像沒有？

美 (點頭。)

呂 德山爲國家，把血流在了前綫。看，他們就弄這麼張惡劣無比的破畫紀念塔！（發怒）他們還有心肝沒有呢？怪不得他們拿你當奴隸，他們連自己的光榮的兒子還這樣對待，何況對你呢？哈，簡直是跟死人開玩笑！（要取下畫像。)

美 (過去攔阻) 要幹嗎？爸爸！

呂 把他撕碎，我去另畫一幅！德山活着的時候，對我老是那麼親熱，不叫伯伯不說話。現在，我一閉眼，就還能看見他，英俊的，活潑的，含笑的，立在我的面前。我去畫，畫出這個英雄的面貌，與他的精神。他的精神將永垂不朽，我的畫也要成爲不朽的傑作！去，跟喬紳要兩千塊錢，我好買材料作畫



。畫完了，我把傑作送給他，他把我的賬一筆勾銷。這還不公平嗎？

美 爸爸，喬叔叔不懂藝術，決不會拿出錢來，也不會勾了您的賬！

呂 怎麼？一個人可以不懂藝術？難道他是一頭牛？

香（輕快的上來）誰是一頭牛，呂伯伯？

呂 我說的是……

美（搶着說）莉香，起這麼早，要上哪兒？

香 你難道忘了？

美 對呀！你接二哥去？

呂 怎麼？仁山今天回來？仁山今天回來？

香 坐飛機回來，我去接他。

美 就該去了吧？

香 不忙，丁影秋用汽車來接我。汽車，大概有兩三分鐘就走到飛機場啦。爸爸

真彗扭，老不買一部汽車。呂伯伯，您看我坐在汽車裏，够漂亮不够漂亮？

呂 漂亮！够！

香 既是漂亮！您怎麼老不給我畫個像呢？

呂 要畫像，我給他（指遺像）畫。你，你……

香 我怎樣？

呂 漂亮不就是美，我的小姐？

香 怪不得爸爸看不起你！我不美，你的女兒美，是不是？我有一羣男朋友，她一個也沒有！

呂 我的女兒雖然不像你這麼漂亮，可是比你多着點內心之美！我的小姐！

美 爸爸，何必呢！

香 哼，內心之美大概就是白在我們這兒吃飯吧！

呂 啊，啊，嘔！以美，咱們走！

美 上哪兒？

呂 跟我走！我不能教我的女兒在這裏受侮辱！（扯美走。）（電話鈴響。）

香 哈，哈，哈！呂伯父，您真好玩！

美 （接電話）啊，我看一看。（到門口）喬叔叔，電話！

呂 以美，我們走！

喬 （輕輕的上來）你們上哪兒？

香 呂伯伯大概發了財，要把以美帶走，不再白吃咱們的飯了。

呂 喬紳，你是我的老朋友，怎可以——

喬 等等，我先接電話。（接電話）喂，對了，是我……：……一批文具？買，買！

見東西就買，就是一批棺材也買，聽見沒有？……：……好，我馬上來。（向呂，假意和善的）呂大哥，你看錯了人，我怎能——

呂 我想你也不敢欺負以美！

喬 不是不敢，是不會！

呂 (愧悔的) 那麼，是我太冒失了？

喬 咱們倆的事，總是你錯的時候多。你是老小孩子，大哥！去看看你的弟妹，她有點不舒服。我得跟以美商議點事。

呂 老弟，你說對了，我「是」老小孩子！一個藝術家，帶着赤子之心而來，帶着赤子之心而去。儘管霜雪蓋滿了頭，我的心永遠是一朵香美的春花！好，我看看弟妹去。(下。)

喬 (等呂老人出去) 以美！

美 怎樣？叔父！

喬 (嚴厲的) 怎樣？給我算賬！別以為我對你父親客氣，你就可以怠工！我給你飯吃，爲的是給我算賬，不爲別的！

美 (冷笑着) 好！(歸原位算賬。)

雲（在室外喊）莉香！莉香！（進來）走啦！

香「我」跟丁影秋借的車，你又必得揩油！（外面汽車響）影秋來了！爸爸，

您去不去？

喬 我沒工夫去接一個廢物！

香 我代表你上好啦！

雲 你去，我就不去了！

喬 都去！都去！不要搗亂！

雲 給點錢，快！

喬 以美，給她們每人一百，上賬！

美（不語，遞給她們每人一張鈔票。）

雲香（齊把鈔票扔在地上）一百！

丁（匆忙的上來）喬老伯！

雲香（匆忙的拾起票子。）

丁 莉香小姐，二太太，呂小姐！我們走吧？伯父去不去？

喬 還有別的事，不去！影秋，昨天那張匯票拿到沒有？吧

丁 拿到了。

喬 登記過的？

丁 當然是，老伯！

喬 你帶着，哪嗎？

雲 走吧！老弄錢，老弄錢，弄來錢可又不花，買汽車都不肯買！

喬 不要插嘴！

丁 我沒帶着。我打算全換上港幣，用起來豈不更方便？

喬 有嗎？

丁 布魯摩里克（把外國姓名說得分外像中國的）有五千，喬治馬龍有幾千，我



都可以去接頭！

喬 走不走啊？

喬 等我把事情說完！影秋，趕緊去辦！弄外匯非閃擊戰不可！

丁 我辦事向來心急手快！眼尖，耳靈，心穩，手快，四大祕訣！

喬 走吧！走吧！

丁 伯父，我先把她們送到飛機場，回來再詳細說咱們的事。

喬 爸爸不去？

喬 （搖頭。丁，雲，喬下）影秋是個好小子！唉，我要有這麼一個兒子豈不省

了心！（對長子澹傑）這哪裏是兒子，分明是冤孽。（向以美）你可以休息

幾分鐘了！

美 （不卑不亢的）好。（把筆放下，要走。）

喬 坐下，有話跟你說。

美 好。

喬 你知道我的大兒子死在了前綫？

美 知道。

喬 什麼地方不好死，單單要死在前綫？把我要氣死！二孩子今天回來，他雖然沒死，可是跟死人也差不多！以美，你得幫助我，你能作事！

美 我這不是幫助您了嗎？

喬 還不够！

美 要怎樣呢？叔父！

喬 嫁給我的二孩子仁山！

美 嫁……

喬 聽我說！

美 婚姻豈是……

喬 聽我——說！你爸爸沒出息，跟我借過許多錢，把錢拿去，他也許是畫了畫，也許是喝了酒，誰知道。

美 爸爸是藝術家。

喬 我沒有養活他的義務，不管他是藝術家，還是什麼家！

美 可是爸爸也並沒有白用了您的錢？

喬 怎麼？他還過我一個銅板沒有？

美 他老人家雖然沒有還過錢，我是在這裏用勞力替他還賬；我有掙飯吃的本事，所以不肯離開這裏的原因，是我怕傷了爸爸的心，他拿慙當作一個真朋友看的，所以我甯肯受點委屈，也不願教他得罪了老朋友。要不然的話，我早就——

喬 還走高飛了！好！以美你有胆氣，敢跟我這麼硬頂！我喜歡這樣硬碰硬的人！因此，我更得教你和仁山結婚了！你看，仁山是個廢物，不能幫助我。假

若你和他結了婚，有你幫助我，領導他，我的事業才會有更大的發展。我不敢十分信任外人，所以你必須變作我的兒媳婦。你們倆結了婚，我有了幫手，你有了出路，仁山有了賢內助，你爸爸的債也就可以勾了！

美 叔父，現在我在這裏作事算是還本，將來作您的媳婦算是利息，是不是？

喬 你要那麼說，也無所不可！借錢就得拿利息，古今一理！你要知道，我會疼愛你，也會恨你。你服從我呢，我會拿你當作親女兒似的對待，你反抗我呢，我有法懲治你！我是個爽快人，有什麼說什麼！

美 怎麼懲治我，可以聽聽嗎？叔父！

喬 現在不必細說。大概的說吧，我會教你的爸爸傷心。你很孝順他，我知道。說也奇怪，我是個好爸爸，而兒女們不孝，千秋是個壞爸爸，而偏有這麼個孝女。不曉得老天爺是怎安排的！好吧，你若是盡孝，要不傷了你爸爸的心，請你慢慢想一想吧，是嫁給仁山好呢？還是反抗我好？我靜候你的答覆！

美 我不能——

喬 先不忙！想想再答覆我！我還出去有事，你慢慢算賬吧，有事，叫四一四五九，就能找到我。看住電話，任何一個小消息也得馬上報告我！（下。）

美 （要掩面而泣，可是搓一搓手，仰面冷笑了兩聲。）

呂 （輕輕的進來）他們都走了嗎？（沒有回答。向外面）來吧，弟妹，他們都走啦！

母 （輕輕的進來）都走啦！有他們在這裏，我簡直的不敢進來！大家都討厭我！

美 嬉母，今天好點嗎？

母 我哪有什麼病啊，都是他們氣的，氣得我吃不下飯去！老頭子，自從娶了那個妖精小老婆，把我看成眼中釘。大兒子，永遠不會回來了，我一念道他，大家就討厭我！媳婦呢，瘋瘋顛顛，連句知心話兒也不會說了。女兒，連女

兒都看不起我，老怨我沒有胆子跟桃雲那個妖精吵架！活着，還有什麼滋味呢！可是我又不肯把自己弄死，我還得照應着我的二孩子呢！

呂 弟妹，不用傷心！仁山是個好孩子，必定會孝順你。不僅孝順你，我相信他還要幫助我！你看，弟妹，我第一要給德山畫個像，然後我想畫八大幅或十大幅正氣歌，我已經用心的讀了關於文文山的一切記載，已經打好了腹稿。這兩種作品，都要成爲傑作，畫完，我再死，也就可以瞑目了！我沒有能力去打仗，可是我能把抗戰的精神和民族的正氣，用我的心血畫出來，永垂不朽！

美 爸爸，希望可是時常帶來失望啊！

呂 你看我不過說說而已，沒有錢買材料，是不是？

美 東西太貴了！

母 連鷄蛋都賣好幾毛錢一個了！



呂 沒關係！仁山回來一定會幫助我！他這個好孩子，有聰明，有理想，是不是弟妹？

母 他聰明，不錯，可是，呂大哥，他太軟，太軟，活像個大姑娘！剛才我不是說過了：我不能死，還得照應着他呢。我照應他，就是他幫助不了我，或者幫助不了你，大哥。

呂 那，我也還有辦法，我會拿着以前畫的小畫，沿街去賣，賣了小的舊的，得到錢，再畫大的新的。

美 爸爸，別再說了！您拿着草標，沿街去賣畫？我的心要碎了！

呂 那難道可恥？我的作品，我自己去賣，賣給那真愛藝術而沒有多少錢的人，難道可恥？

美 不是可恥，不是可恥！是，是——

呂 是什麼？

美 我，我說不上來！我很難過！嬸母，您看怎麼辦呢？我是個沒有娘的孩子，睜開眼，世界上有只這麼一位老父親，我能看着他沿街去賣畫？我有本事，我能養活着他，可是養活他老人家，就沒法還喬叔父的債。況且，爸爸也不許我離開這裏，他說把我放在這裏最放心，怎麼辦呢？

母 我那個老頭子就認識錢，不認識別的。

美 嬸母，我硬離開這裏，去掙錢養活父親。等父親畫成了他的傑作，賣出去，再還喬叔叔的錢，好不好？

呂 以美，謝謝你的孝心！可是你還沒認清楚了，我的傑作是爲賣錢的嗎？畫好了我的八大幅或十大幅正氣歌，我要獻給國家，你看，我要開個展覽會，擺上鮮花，預備下香茶鮮果，招待客人們，然後，我把畫兒分文不取的獻給政府。含着淚，我看着我的正氣歌入了國家的藝術寶庫；嘆一口氣，我便死而無憾了！

美 爸爸，您太理想了！

呂 沒有理想，還有什麼藝術？我的好姑娘！

母 以美，我出個主意，你願意聽不願意聽？

美 您的話，我當然願意聽。

母 我想叫，呂大哥，以美，頂好是咱們作親？

呂美  
啊？

母 我是說呀，以美和仁山訂婚。大哥你看怎樣？

呂 兒女的事頂好由兒女們自己管，弟妹！

美 嫂母，是不是喬叔叔跟您商議過？

母 沒有。他已經對你講過？

美 講過了。

母 你看，你看，這麼大的事，他都不跟我商量一下；我彷彿不算人！可是也好，要是我先提出來，他還許故意的反對呢！以美，你怎麼對他說的？

美 我還沒有答覆。

母 你「要」怎樣回答呢？

美 很難說！

母 以美，你可憐可憐我，答應了吧！

呂 弟妹，婚事不好勉強吧？

母 你看，呂大哥，以美要是作了我的媳婦，連你不也就有了辦法。

呂 什麼？弟妹，你以為我可以賣了我的女兒嗎？我的作品，我的女兒，都不是賣錢的！你們這裏爲什麼不用鈔票糊上牆壁？爲什麼不用洋錢作桌上的擺設？好表示你們的心裏眼裏只有一個字，錢！走，以美，躲開這裏，要不然你也就教錢給迷住了！

母 大哥！大哥！我沒有那個意思！你聽我說呀！

美 爸爸，怎麼好跟孀母動氣呢？孀母待我真像個親生女兒似的！

母 好孩子，以美，你有良心！大哥，你看，我在這裏簡直是個受氣包兒。我就盼仁山回來，好歹的給我爭口氣。可是仁山太老實，說不定會跟我一樣的受氣。以美呢，有聰明，有胆量，有才幹。她要是能幫助仁山，仁山也就有了胆量，有了辦法。仁山有了辦法，我活着也好，死了也好，就可以放心了！以美，你答應了吧！給我點希望！

呂 噫！這倒還像話！

母 那麼大哥你願意了？

呂 我願意不願意，與以美無關。她有她的生命，她有她的自由。誰也不能替一朵花決定在什麼時候開，什麼時候落；我的女兒就是一朵花，她會爲自己作最好的打算。

母 以美，你說句痛快話吧，教我喜歡喜歡！

美 我很爲難，嬌母！

母 你不給我一點希望？

美 我真爲難！

呂 算了，算了，弟妹！我就怕看大家愁眉苦眼的爲難！人生還不够痛苦的嗎？何必再自尋苦惱呢？你得跟我學，弟妹，我心裏剛要一發愁，就馬上到江邊，或半山上，去看那有催眠力的綠波；或者聽聽鳥兒們唱着上帝編的歌兒！

母 以美，你爲難，到底有什麼難處呢？對我說說！

美 嬌母，二哥是個漂亮的青年，還愁找不到好太太？

母 我就怕他自己弄來個不三不四的女人！他爸爸不喜愛他，再添上個不能體貼他的女人，他怎麼受得了呢？我的大孩子已經死了，只剩下二孩子這麼一條根，教我怎能不關心呢？以美，好孩子，答應我！我，我，要給你跪下了！

美 嬌母，您這是怎麼啦？

呂 我受不了這個！我的心已經結成了個解不開的疙瘩！我走啦！

母 別走，大哥！你難道不願意看看仁山嗎？你不是最喜歡他嗎？

呂 （想了想）好，我不走，我等着他！我跟他談一談作正氣歌的計畫，他一定會幫助我！他是個好孩子！（外面有些腳步聲。）

母 以美，看看是誰？是不是你叔父回來了？

美 （去看。）

呂 弟妹，爲什麼這樣怕他呢？你是他的太太！

母 可怕！可怕！他要是跟我大吵大鬧倒還好辦。他只是不理我。偶爾的對我說一句話，又是那麼客氣，客氣得可怕！對他看不起的人，他會客氣；對他看得起的人，反倒硬碰硬；我知道他的脾氣。我怕他，怕他的冷淡和客氣！

夫 （回來）是大嫂在外面來回的走呢。

母 叫她進來呀！可憐的孩子！

美 大嫂不敢進來，怕那個！（指遺像。）

呂 怕牠幹什麼？好，我把牠撕了，另畫一張！

美 （攔阻）您還是先畫好，再撕牠吧！

母 （自己去叫）好孩子，來吧！呂伯伯在這兒哪，說會兒話來！

李 （帶着一股陰森之氣，慢慢的進來。）

母 （像拉小娃娃似的拉住李的手）你的手怎麼涼啊！來，好孩子，跟我們說

說話兒！

李 （坐在婆母的旁邊）呂伯伯您好啊？還常畫畫吧？

呂 我好，還常畫畫！我和圖畫就像身體與靈魂，永遠不能分開！

李 媽，您看，我還是很明白不是？我還記得呂伯伯是畫家！他們都說我是瘋子

，對嗎？



母，（給媳婦整理頭髮）聽他們瞎說幹什麼！你是好孩子，媽媽疼你！（電話鈴響。）

李 是我的電話吧？（要起來，被母拉住。）

李 （接電話）喬宅。華昌公司？喬先生不在，請叫四一四五九！好！

李 老是公司！（掙脫開手，很快的走到遺像前）我不敢看你！不敢看你！可是又非看你不可！我老以為你能有個消息，我到處去打聽，老聽着電話，可是電話老是什麼公司來的！

母 好媳婦，來，跟媽媽在這兒好好的坐一會兒！

李 呂伯伯，他（指像）死啦！我天天夢見他。在夢裏，他老是笑着，就像他向我求婚，我答應了的時候，那麼笑着。所以我老以為他還沒死，還在什麼地方活着呢。可是，一看到這張畫像，我就知道他一定是死了。您看，還個像，沒有一絲的笑容，沒有一點兒活氣。「死」是甚麼樣，牠就是什麼樣！多

麼可怕！一看見牠我就發抖！

己 我去畫，我去畫！我會畫出他的笑容，因為我還記得，一閉眼就能看見。我會教你從他的遺像上，看出他的光榮，壯烈；他的笑容將好像一股溫泉，流入你的心中，使你感到溫暖！

李 伯父，您說的是真話嗎？

呂 當然是真話！

李 （從指上拿下戒指來）給您！給您！這是仁山給我的定婚戒指。您拿去變賣幾個錢，買點材料，好畫他的像。真的，我寧可死了，也不肯捨掉這個戒指！可是，您說，您會畫出他的笑容，會把他畫活了，我就可以犧牲了！

美 （急切的）爸爸，不能要那個戒指！

呂 （似怒非怒的）以美，怎麼這樣看不起爸爸呢，我能要她的戒指嗎？請，你戴上它！我有辦法：會找到材料，畫他的像！

李 呂伯伯，可不能騙我呀！

母 媳婦，只要你說一聲，媽媽會幫助你！

呂 放心吧，我怎會騙你呢？

李 呂伯伯，您不知道，世上盡是騙人的！

呂 誰？他們騙過你嗎？告訴給伯伯！

李 騙我，騙我，不止一次兩次了！

母 媳婦，來，坐一坐吧！反正我們這三個人不會騙你！

李 他們騙我！老說報仇雪恨，可是自從我的丈夫死後，我在家裏家外到處去找，我的鞋破了，腿酸了，眼花了，心裂了，並沒找到報仇的人！按理說，死的是喬家的人，喬家的人就應當先去報仇。可是，父親，妹妹，姨太太，連說都不准我說。（電話鈴響）聽，又是電話。

美 （接電話）喂，喬宅。大江實業公司？請叫四一四五九，就找到喬先生了，

是的。

李 又是公司，又是弄錢。好像鈔票可以代替兒子！媽，我還是到街上去找吧，這裏找不到報仇的人！

母 好孩子，來坐一會兒！聽媽媽的話，不要又出去亂跑！

呂 (長嘆。)

李 他們才瘋了呢！放着大仇不報，一天到晚只管弄錢，反倒說我有神經病！可笑！可笑！（想笑而笑不出）媽！媽！

母 怎麼樣，孩子？

李 呂伯伯！

呂 啊！

李 伯伯別恥笑我呀！您看，我想笑兩聲，可是笑不出來！我真是瘋了吧？怎麼不會笑了呢？

呂 我，我……（淚欲下。）

母 好孩子！咱們，咱們，都痛哭一場吧！（拉。）

美 （過來勸慰）孀母，大嫂，別這麼傷心啊！

李 你不傷心，你好！你成天的幫他們算賬數錢！不要挨我，你的手上全是錢鏽  
！臭！臭！

美 我……（找不到話。）

呂 以美，不准說什麼！坐下去！（向李）好孩子，不用跟以美生氣；來，把心  
中的委屈都告訴給我！

李 伯伯，您不願去報仇，我也不怨您，您上了年紀！

呂 我可是會畫像啊。

李 對了！您畫好，我就成天成夜的抱着牠，像抱着一個可愛的小胖娃娃似的！  
（有飛機聲。）

呂 以美，聽聽，是郵航飛機的聲音不是？

美 是，爸爸。

母 嘔，我的二孩子回來了！（到窗前去叫）仁山！仁山！快來呀！快來呀！

李 （拉住母）二弟仁山回來了！

母 我的二孩子回來了！

李 呂伯伯，我又會笑了！您聽，哈，哈，哈。仁山二弟回來，就有了報仇的人！他會，一定會。給他哥哥報仇！日本鬼子不能白白的殺了我的丈夫，我們有人去報仇！

母 孩子，好孩子，聽媽媽說！你可千萬別逼二弟去報啊！聽見了沒有？

李 怎麼？

母 大孩子已經死了，我只剩下仁山一個孩子了，他要是再……你想想！你是好孩子，明白孩子呀！

李 那麼仇就不報了？

母 我不管那個，我只知道要我的兒子！

李 呂伯伯。您怎麼說？

呂 我？我無話可說！

母 孩子，聽我講！你看，你沒有小孩兒。你二弟回來，咱們趕緊給他辦喜事，得了小孩，好繼續香烟哪！你要好好的聽我的話。你想，我還得託你勸一勸以美呢！

美 孀母！

母 聽我說，以美！（對李）你看，要是以美肯和仁山結婚，够多麼好！你有了好妯娌，我有你兩個好媳婦，仁山有了好伴兒，呂伯伯有了好女婿，多麼好呢！

李 （輕蔑的）您想得很好！很——好！（忽然大怒）我走了！

呂 上哪兒？難道你不願看看仁山？

李 我去找報仇的人！我的丈夫天天在我的身旁催我：「你愛過我嗎？你的愛情不是欺騙嗎？怎麼不去報仇呢？」我走啦！

母 好孩子，別走！

李 我不能坐在這兒，等待着一個不給哥哥報仇去的弟弟！（含怒而去。）

呂母 你回來！

（幕）



此  
页  
空  
白

第  
二  
幕

此页无页码

此  
页  
空  
白

時間 第一幕的二三日後。

地點 同第一幕。

人物 喬 紳 呂以美 喬莉香 桃 雲 喬妻

喬仁山（簡稱仁） 丁影秋 李 顏

開幕——喬紳正和呂以美談生意。

喬 丁影秋那筆港幣 沒拿進來？

美 已經催了他三次，他說認出十八塊四作不到。

喬 他說得多少呢？

美 得十九塊。

喬 十九塊也買！買！我們的錢不值錢，人家的錢值錢，還遲疑什麼呢？（想了

想）嗯，恐怕呀我得撒手莉香。在他得到莉香以前，也許不肯十成十的幫助我。一旦作了我的女婿，他就沒話可說了。說真的，我不願撒手莉香，有她

交際的本事，幫了我不少的忙。可是影秋也是極有用的人，不買住他的心，恐怕他不會死心踏地給我作事，你看怎樣？（沒等回答）啊，我用不着你的意見！昨天的賬結好了？

美 結好了。您看看嗎？（遞賬簿。）

喬 當然要看看。看數目字，教我心裏安定，好像抓住點什麼東西似的。我跟你爸爸正相反，他永遠是虛無飄渺，我老有賬可查。（看賬，臉上浮起笑容）以美，你看我這個人怎樣？

美 叔父很精明！

喬 哈哈！要是不精明，我能在這二三年裏弄起這麼大的事來？你看，（興奮的指着賬簿）咱們這幾天的工夫就收進卅多萬的貨來，文具，藥品，豆子，樣樣是金子！攔一天長一天的價錢，攔兩天就長兩天的價錢。今天是三十多萬，到下月就許變成七十萬，過半年或者就是一百多萬！比金子還強，大金子

不會下小金子，而我這些貨是活的，像麥子稻子似的，一顆種子能生出百倍的子粒來！（遞賬本）拿去，以美！你的賬記得清楚；不，不是清楚，是美麗！比你爸爸畫的畫更美麗！好，到月底，我給你點點心錢！

美 謝謝叔父！（放下賬本，拿起一份捐啓來）今天早上來的。

喬 又是捐啓？不用看，寫上五毛錢！

美 五毛錢！這上面說，一位是教育家病死了，身後很蕭條！

喬 我最看不起活着不努力，死後還麻煩別人的人！五毛錢就不少，我並不欠他的！

美 沒法落筆呀，叔父！

喬 我的錢，你怎麼沒法落筆？不寫就更好，死人又不會說一聲謝謝，用不着敷衍他！

美 那麼二太太和莉香……

喬 她們倆怎樣？

美 (大胆的說下去) 怎麼一花就花那麼多的錢呢？

喬 我的錢由我支配。桃雲就像一條小哈吧狗，她對我搖尾巴，我就賞給她些錢。至於莉香呢，她必須出去替我交際應酬，也就必須打扮得漂亮，舉止闊綽。嘔，別瞎扯這些，說點正經的吧。以美，你還沒給我個答覆呢！

美 答覆什麼？

喬 你和仁山的婚姻問題。

美 叔父，兒孫自有兒孫福，你老人家何必這麼操心呢？

喬 不要瞎扯！我看得起你，所以才跟你這麼婆婆媽媽的，不要把我的脾氣招起來！你看，我的大兒子死了，二兒子沒有用。

美 仁山二哥並不是廢物。

喬 聽我說！兩個男孩子，死的死，半死的半死，我老頭子不操心，誰養着這一

家子人呢？你要是嫁給仁山，就如同給我補充了一個兒子。莉香再嫁給了影秋，我又多了一個兒子。影秋雖不是闊人，可是真有本事。我和影秋打外，你打內，這個家豈不像鉄桶一般！（興奮的）憑我的頭腦，影秋的腿，你的手，咱們的錢就會一倍，兩倍三倍十倍，百倍的增多起來。然後，咱們不但成爲實業家，金融家，還可以立下永遠不倒的勢力，無論政權在誰手裏，咱們總是高等的人！想想看，你不過是個窮畫家的女兒，怎可以放棄作我的媳婦的機會。金錢，勢利，快樂，汽車，都等着你呢！你又不是個傻子，還能看不出來？

美 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理想，叔父！

喬 不要胡扯！說，說「是」與「不是」！（外面有吵鬧聲，他好像很欣賞似的

）又唱上武戲了！

香 （跑進來）爸爸，您給評評理！



雲（也追進來）對，你給評評理！

喬（向美）你工作你的！（向她們）小點聲吵，不要嚷壞了嗓子！怎么回事？

雲  
香 我要……

喬 莉香先說。

雲 怎麼該她先說？你老偏向着她，恨不能一脚把我踩到地下去！

喬 莉香先說！咱們有的是工夫，大家都有機會發言。

香 二哥不是回來了嗎，我想該輪到我上香港去了！

雲 你也配！

喬 莉香，你上香港幹什麼去？

香 哪個有頭有臉的小姐，不得到香港去留學呢？您看，我出去交際，一遇到有

地位的人，人家一提到香港，我就臉紅！人家說皇后大飯店，我連皇后大飯

店是朝東的，還是朝西的，全不知道！

雲 你應當去，我就該老坐在家裏！

喬 你也要去，桃雲？

雲 我哪點不如莉香呢？她有資格去，我就也有資格去！

喬 你有資格？你不過是個姨太太，我是小姐！

喬 不要吵，聽我說。你們等着，等把這裏的事都料理好了，我帶你們去。假若以美肯和仁山結婚的話，咱們也帶了她去。

香 怎麼？以美要作我的二嫂？

美 （極大方的，抬頭看了他們一眼，仍繼續工作。）

香 以美，雖然你沒有我漂亮，可是你跟我一樣，是位小姐。咱們倆要好，我會帶你出去玩玩！

雲 以美，我給你道喜！從此咱們就是一家人了，我來幫助你，把你打扮得漂漂

亮亮的！真的，你要是好好打扮一下，也很有個樣子呢！

喬 好了吧？一場風波可以算是過去了吧？

喬 還有呢！

喬 還有？也好，都一氣解決了吧！

喬 影秋給了我一條……

雲 （極快的拿出一條紫色的絲手帕，扔在地上）給你！給你！我是好心好意，怕你年輕輕的，用紫色的手絹不好看，你反到來告媽媽狀！

喬 你歲數大？你比我大了幾歲？搶我的東西就不行！

雲 我「搶」你的？是誰把我的絲襪子穿了去？誰？哪個不要臉的？

喬 好，我還給你！（要脫襪子。）

喬 小姐，小姐，到後邊去脫！走！走！（把她們趕走，而後捧腹大笑）哈哈！好玩！好玩！以美！

美 啊？

喬 這就是我的娛樂！（忽改嚴厲）以美，把昨天的賬目再謄一份給我。那個問題，要趕快答覆我！我既定的計畫，絕對不許任何人破壞！（下。）

美 （看着他的後影，等不見了，她笑出了聲。）

喬 （又回來）你以為我走啦，是不是？我在門外等着聽你笑我呢！桃雲是姨太太，莉香是我的女兒，所以我對她們時常裝糊塗。你，你是要作媳婦的，你要懂得規矩！

美 我還沒有答應！

喬 試試看吧，你反抗我，我就——我想，你會明白的！（下。）

美 （立起來，想在屋中走一走，不敢；乃凝視地上的手帕。）

母 （輕輕的進來）他們又吵什麼呢？（立於門口。）

美 （指地上）為了一條手絹。

母 嘔，不是爲仁山哪？（回頭）仁山，你來吧！

仁 （扶母進來）以美，你老是這麼忙啊？

美 有什麼法兒可以不忙呢，二哥？（低頭工作。）

仁 哼！有的人忙他不該忙的，有的人幫助別人忙那不該忙的，這就是減少了抗戰的力量！

母 （拾起手帕）仁山，老說這種話，老說這種話！你爸爸不愛聽！

仁 可是爸爸愛聽的，我又不愛說。他愛聽算盤的響聲，可惜我不是算盤；他愛聽鈔票刷刷的響，我又不是鈔票！

母 孩子，爲了我，你也得敷衍敷衍你爸爸呀！我爲你，容易不容易？

仁 天下沒有自己能活着的小孩，所以沒有一位容易的母親！

母 唉！老說這種書本上的話，你有點像你的嫂子了！

仁 （帶感情的）大嫂怎樣？大嫂怎樣？爲什麼我看見她？

母 她，可憐的媳婦，已經有了神經病！

仁 神經病？嗯，我要是在這裏一兩個月，恐怕也得瘋了！

母 什麼話！

仁 甚麼話？媽！看哪，在今天，這裏還有（指美）奴隸！還有（指外面）肉作的玩物！還有（指手帕）爲一條手帕而起的鬥爭！

母 你爲什麼不由香港帶些手帕，絲襪子來？你爸爸千囑咐，萬囑咐，教你帶東西，你偏不管，手帕絲襪子又不是什麼不方便帶的東西！你太驚拚了！

仁 帶東西倒方便，只是良心不那麼方便！

母（嘆氣，轉向以美）以美，你先休息一會兒，咱們商量點事。

美 您說吧，孀母！我能一邊做事，一邊聽話！

母 仁山，你愛媽媽，是不是？

仁 沒有您，媽，您想我還會回來嗎？

母 你也愛呂伯伯，是不是？

仁 我不知道仙人是什麼樣子，不過拿呂伯伯和爸爸比一比，我覺得呂伯伯就是仙人！

母 你也喜歡以美？

仁 希望她能是我的親妹妹！

母 好！仁山，你能一舉而幫助了我們三個人！

美 （抬起頭來。）

仁 那敢情好！

母 以美，你們年輕的人，現在都不害羞談這種事了，所以我要當着你倆的面講明白了。

美 媽，我沒有心思談這種事！

仁 到底是什麼事呢？

美 叔父願意教我結婚，大概是好教我永遠作奴隸。

母 以美，不能那麼說！「我」願意你們結婚，我好有個好兒媳，你好有個好婿。

媽！仁山，你怎麼樣！給我點希望！別教我太傷心了，我的身體不大好！

仁 媽！媽！

母 說話呀，孩子！

仁 我沒話可說！

母 怎麼啦，仁山？心裏不舒服嗎？

仁 沒有，媽！我不曉得這都是幹什麼呢！不曉得，不明白！

母 不曉得什麼？不明白什麼？說呀，別叫媽媽着急呀！

仁 我什麼都不曉得，不明白，難道這我所不曉得，不明白的東西就是人生？早

知道人生是這樣，我活着便是愚蠢！以美，你以為怎樣？

美 什麼怎樣？



仁 太苦了！太苦了！

母 仁山，你要錢嗎？還是要作兩件新衣裳？你要是不願意向爸爸說，告訴我，我替你想主意！

仁 我不要錢，也不要衣裳！媽！太苦了！全是責任，全是責任！而又是毫無意義的責任！負起來吧，沒有任何好處；不負起來吧，就備受責難！

母 仁山，你教我太難過了！一句知心的話也不跟我說，老說這些沒頭沒腦的話，你是怎麼啦？

仁 媽，我可以賭誓，我沒有意思教您難過！可是……

美 二哥，挺起胸來！把有意義的責任負起來，把無聊的責任放下去。憂慮和爲難是沒有用處的。

仁 我知道！知道！可是我推不開壓在我心口上的石頭！

美 作點什麼！作點什麼！

母 對呀，仁山！作點事，哪怕是小小的閒事呢！幫助點你爸爸，討他點歡喜！

仁 我能幫助爸爸成個更大的奸商，是不是？

母 你怎能這樣說話呢？無論如何！他是你的爸爸！

仁 無論如何，他是我的爸爸！無論如何！一切都是無論如何！人家說，這是應當服從的流氓，我就得服從！人家說，這是應當崇拜的財主，我就得磕頭！

母 唉！我真沒有了主意！好容易把你盼回來了，你就是這個樣子！

美 二哥，你不該叫嬌母這麼難過！

仁 那麼怎麼辦呢？嘔，好，以美，假若你以為咱們結婚，可以教媽媽歡喜，我情願和你結婚！

母 這就對了！這就對了！以美，你就也說一句痛快話吧！

美 嬌母，二哥是說笑話呢。他可憐您也可憐我，所以才這麼說。您想想，這樣結婚能有好結果嗎？

母 在老年間，男女結婚都是誰也不認識誰。

美 所以夫婦才常常打架呀！

母 常常打架？別說了！別說了！我躺一會兒去，心口直疼！

仁 媽，媽，怎麼了？

母 你們太難了！太不聽話了！

美 孀母，我錯了，您千萬別生氣！

母 那麼，好孩子，你願意啦？

美 我，我……

母 你們簡直是戲弄我！戲弄我！（要走。）

仁 媽！媽！

美 孀母！孀母！

母 （含怒而去。）

仁 怎樣呢？以美，好不好咱們假裝相愛，教媽媽痛快幾天？

美 二哥，你的思想都哪裏去了？咱們怎能作那樣幼稚的事呢？

仁 一位哲學家見了媽媽也得簡單的像小娃娃了！

美 咱們不能假裝，媽媽好說話兒，叔父是不是好惹的！（電話鈴響，接電話）

喬宅。啊，請等一等。（到門口）莉香！電話！

香 （極快的跑來）是不是丁影秋？

美 是他。

香 （接電話）你，影秋？有什麼好電影嗎？話劇，我不愛看，他們的服裝都是

布作的，還不如看舊戲，好歹還有兩件綉花行頭。（嬌笑）……好，我等你

，快來呀，姑得拜！（向仁）二哥，影秋待一會兒來，你對他客氣點，跟他

學學。你看，大家都盼你回來，可是你回來之後，家裏反倒更不快活了！跟

影秋學學，他一天到晚老有說有笑的，的確是個發財的樣子！會說會笑，金

錢來到！

仁（冷雋的）是嗎？

香 你應，人家對你說好話，你老這麼冷涼的澆人家一頭涼水！

仁 澆點涼水，腦袋還可以清醒一點！

香 淨說廢話，不理你！以美，你跟爸爸請半天假，同二哥出去玩玩，省得他老這麼愁眉苦眼的，見了紅燒魚都不樂！

美（一笑）我？

香 你們不是快定婚了嗎？你看，你們倆，我和影秋，一同定婚，一同結婚，有多麼好玩呀！二哥，這是我想出來的主意，可是願意白白讓給你，由你去對爸爸說。就這麼說：『爸爸，我們四個人同時定婚，同時結婚，既熱鬧，又省錢！』你要把『又省錢』說兩次，爸爸必然愛聽。他老人家一喜歡，就能一個星期不再罵你，多麼好！

仁 謝謝你，莉香！告訴我，你真要和影秋結婚嗎？

香 還能是真的！

仁 爲什麼？

香 多麼奇怪！結婚就是結婚，還爲甚麼！

仁 莉香，咱們各人有各人的打算，本來誰也用不着過問誰的事。不過，你是我的妹妹，我不能不把實話說出來！

香 什麼實話？

仁 我看影秋是個小流氓！

香 小流氓？也許是！

仁 你可是還要嫁給他！

香 爸爸看他好！我看他好！

仁 看他好？

香 各人有各人的難處，想解決困難，就有時候得把不好的也看成好的！好壞是隨着事情變動的。

仁 你有什麼難處？

香 不用管吧，反正你也幫助不了我！（外面汽車響）影秋來了！你看，他沒有一滴汽油，沒有一個輪胎，可是他老坐汽車，這是本事不是？

丁 （拿着一大束鮮花，得意的進來）莉香小姐，呂小姐，二哥！（一手把花遞給莉香，一手與仁山相握，一面向以美打招呼。）

仁 （很勉強的與丁握手。）

香 你幹嗎買這麼多花呀？花多貴呀！

丁 大朵的才一塊八毛錢一朵。小朵的是賣花的白送給我的。平均算起來還是平價鮮花！二哥，沒有出去？（得不到回答）不出去也好。我說莉香，晚上看戲不看？

香 什麼戲？

丁 你要看什麼？（掏出一把戲票來）隨便挑！只要有戲，我就有票，而且不出一個錢！我自己倒並不一定去看，不過能白拿到票顯着神氣！

香 真的我們連「買」票都買不到！（隨手檢了兩張。）

丁 那還用說！這年月，你要事事走正門，就什麼也辦不到；你得處處走旁門！是不是，二哥？（把戲票收入袋中。）

仁

香 影秋跟你說話哪，二哥！

仁 嘔！我這兒正想，孔聖人生在今天，是不是也走旁門？

丁 當然，當然！要不然，他老人家也成了聖人！

香 別瞎扯啦吧，說點正經的！影秋，你真能同我上香港嗎？香港已經迷住了我的心的，要是去不成的話，我大概得發瘋！



丁 我是一定要去的。至於你，那就得看喬伯父願意不願意了！喬伯伯在家嗎？  
香 以美姐姐，勞駕去請父親來，好不好？（看以美立起來）以美，拿着賬本去  
○老頭子一看見賬本就高興。他一高興，我的事就十之八九可以成功了。謝  
謝你呀！

美 （拿着賬本，看了他們一眼，下。）

丁 一位小姐到了香港，就是到了天堂，莉香！問問二哥對不對？

香 二哥？

仁 我什麼也沒看見！

香 什麼？住了半年多，什麼也沒看？

仁 沒事的時候，我閉上眼看着我的心！你們談你們的天堂吧，不陪了！（往外  
走。）

喬 （同以美上，對她）你作你的事。（對仁山）你上哪兒？回來！

(無可如何的回來。)

丁 伯父您好？

喬 坐下！那筆港紙怎樣了？

丁 一半天必定拿到手。

喬 要快！越快越好！還有別的消息沒有？

丁 有一批報紙，一個老朋友的，不願賣給別人，咱們說要，他是一定可以出手，面子，面子！伯父要不要？

喬 要？我不是告訴過你，就是一批棺材也要嗎？只要我們有東西，只要我們能沉得住氣存着東西，我們就大成功。將來打完了仗，我們是大實業家，或者還作個什麼官兒，金錢勢力都在咱們的手心裏！

丁 真的嗎？我還沒想到——

喬 你當然不會有這麼遠的眼光！不過，你也有一樣好處，要充分的去發展牠。

丁 我還有好處？您太抬舉我了！

喬 所以（看仁山）青年人要受老年人的指教，不然的話，你雖然有點好處，自己倒會不曉得，也就不能充分利用。告訴你吧，你的腿伸得遠，三教九流全有你的脚印。還是條很好的路綫！先前我並不明白這個，現在我跟社會接觸的多了，我才明白。作咱們這路大事業，行動有時候必要的須像個流氓！仁山，莉喬，都聽着！流氓是手段，事業是目的，你們要曉得！

喬 對極了，爸爸。影秋在街上呀，見了尼姑和尚都脫帽，誰都認識他！他袋裏的戲票啊，一掏就是一大把！影秋，你掏出來，給爸爸看看！

喬 用不着看！還有一樣，你要緊記在心。你知道，你就是我的耳朵，只要聽說有東西，不論是什麼，馬上報告給我，不要遲疑。對物價問題，我細心的研究過了：你看，今天香烟飛漲，別的東西，比如說洋火吧，並不提價，毫無動靜。過兩天，香烟又長了，洋火和別的東西還不動。你以為洋火不動了

？哼，看着吧，忽然有那麼一天，洋火來個孫悟空折金斗，一下子十萬八千里，牠開過香煙去了！假若你有洋火，我問你，豈不一本萬利，登時發了財？所以，我們應當以不變應萬變；什麼不變？你說！

丁 買！存！

喬 一點不錯！

美 （輕輕的撥算盤。）

喬 以美，把算盤打響一點，打算盤是堂堂正正的事！（對仁山）仁山，剛才的話，你聽見沒有？

仁 聽見了！

喬 你說，買，存，會不會？

仁 （無語。）

喬 你會說不會？

仁 我會！買！

喬 買！還怎樣？

仁 存！都——

喬 都怎樣？

仁 都該殺！

喬（大怒）混賬！混賬！我把你送到香港去，原是爲給我打聽消息，報告行市，你幾個月會不出一聲！

仁 我在圖書館裏看書來着！

喬 你回來的時候，我千囑咐萬囑咐，教你帶點東西來。哪裏藏不了幾打自來水筆，哪裏帶不了幾打絲襪子，你怎麼連一根鷄毛都沒帶回來呢？

仁 我還沒學過走私！

喬 二哥！

喬混賬！你哥哥不知好歹，死在了外面，你又這樣的混賬，還道我是你們的仇人嗎？我不說影秋，就連你的妹妹一個女孩子，還懂得幫助我；你的心是怎麼長着的呢？

香爸爸，您別生氣！二哥天生來的沒有本事，着急也沒用。您就拿影秋當作兒子得啦！有影秋幫助您作事，二哥就可以還去贖他的書，將來得個博士什麼的也不壞！爸爸，您教我和影秋上香港去，好不好？

丁真的，伯父，香港的東西太多了，必須去一趟。您要派我去呢，我必能照着您的辦法，大批的定來貨物。我有眼睛，不怕受累，對運輸又有辦法，一定成功。您要不派我去呢，我自己去。去一趟香港，我相信，足夠我吃上一二年的了。

香爸爸，您派他去吧！教他帶着我！我們倆去給您辦事，您還心疼那點路費嗎？

丁 莉香小姐一定要去的話，我出路費也無所不可！

喬 你憑什麼給她出路費？

丁 那點錢還算什麼？

喬 還算什麼？這就是你們青年最大的錯誤！你們不尊重錢，錢可也就不在你們手中存着了！

丁 不過呢，爲莉香小姐花錢就不同嘍！

喬 怎麼？

丁 當着她的面不好說！

喬 莉香，你先出去一會兒。

喬 好！我聽話！您可也得體貼我！（含笑而去。）

喬 彭秋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我有三個條件：第一、定婚結婚的場面要很體面，

一切費用，你我各出一半。

丁 好！您出一萬，我不肯出八千！

喬 還不只是那個意思。我們的場面要大，而花錢要少。你要先去作個詳密的計畫。

丁 這倒不大好辦。

喬 以你的本領，會說不大好辦？人家認乾兒子請酒，慶三十歲的壽，不是都爲賺錢嗎？我們這是名正言順的婚姻大事，難道還乾賠錢？

丁 您這麼一說，我明白了。行，行，辦得到！

喬 第二、結婚以後，你永遠得幫助我作事；不得到我的同意，你不能去作別的！

丁 那更好了！永遠跟您作事，我是求之不得呀！

喬 第三、不准離婚，不准娶姨太太！

丁 好極了！我拿人作担保，永遠愛莉香一個人！好啦，從今天起，我就是您的



兒女了！

喬 好像還差點手續吧？

丁 什麼手續？

喬 你會磕頭不會？

丁 喔！我糊塗！忘了行大禮！（跪下叩首。）

喬 好！好！是要這樣！這才成體統！

香 （極快的跑進來）爸爸，我也磕頭吧？

喬 你在外邊偷着聽哪？

香 哈哈！您還能怪我嗎？

丁 莉香，把戒指給我，我好去照着大小給你打個新的。

香 （摘戒指）白金的？

丁 起碼是白金的。（把戒指收下。）

喬 爸爸，我告訴媽媽去罷？

喬 去不去都可以。

喬 影秋，一同去。（二人攜手下。）

喬 以美，仁山，你們倆的事也照樣辦！願意也好，不願意也好，我在莉香定婚的時候，也宣佈你們倆定婚！以美，放你兩小時的假，去告訴你爸爸；快來快來！

美 現在就可以走？

喬 （點點頭。）

美 （略爲收拾了桌子一下，安靜的走去。）

仁 爸爸！

喬 我沒有話跟你說！混賬！（下。）

仁 （在屋中來回走，忽然看見哥哥的遺像，楞住，而後慢慢的叫）大哥！哥哥

！你死得光榮，死得光明，我爲什麼不死呢？你的骨頭變成灰，肉化爲泥，可是你的正氣老像花那麼香，永遠隨着春風吹入那正經人的心中，教歷史永隨香烈的活下去！我呢？我呢？我怎麼辦呢？難道這世間的一篇爛賬，都教我一個人去清算嗎？今天的哪一個有心胸的青年，不應當像你那樣趕到戰場，死到戰場？我並不怕死！可是，我要追隨着你的脚步，去到沙場，誰來安慰媽媽，照應妹妹，幫助丈嫂，同情以美？嘔，這羣不幸的婦女們！我不能走，不能走！我不能痛快的洒了我的血，而使她們老以淚洗面！可是，安慰媽媽就是我唯一的責任嗎？我愛妹妹，她可是預備着嫁一個流氓啊！我佩服以美，可憐以美；結婚我可是想不出道理來。我不能教她永久作奴隸，把肉體給了我，把靈魂賣給金錢。至於爸爸，他總是爸爸呀！他不但給了我生命，彷彿也給了我命運。可是，我的命運就是敷衍爸爸，在臭水坑裏作個好兒子，好哥哥，好丈夫嗎？我應當孝順我的爸爸，從而管鈔票叫祖父嗎？大哥

，你說話呀，你指給我一條明路啊！嘔，光榮的沉默，慘酷的沉默，你一聲也  
不出！我怎麼辦呢？

李（輕輕的進來，立在他背後）二弟！

仁 大嫂！大嫂！

李 跟你哥哥講話哪？他對你說了什麼？

仁 他——

李 我知道，我知道！他教你去報仇！

仁 報仇？

李 他天天告訴我，二弟會去報仇！你去不去？你去不去？

仁 大嫂！大哥！大哥！（泣。）

李 不要哭啊！你看我，我會笑，報仇是男子漢大丈夫的事呀！（笑。）

仁 大嫂，我敢去報仇！

李 我早就知道，因為你哥哥告訴了我。

仁 可是，大嫂，媽媽怎麼辦呢？你怎麼辦呢？妹妹怎麼辦呢？以美怎麼辦呢？

李 去！去倒在媽媽懷裏去，吃媽媽的奶去！教你哥哥白白死在敵人手裏，永遠沒人去報仇！去，去幫助爸爸弄錢，弄多多的錢，教錢埋起你們來，像棺材似的埋起你們來！

仁 大嫂！大嫂！你不能明白我！

李 不要再叫我大嫂吧，叫我瘋子吧！誰是你的大嫂？誰是你的哥哥？你個沒有骨頭的人！

仁 大嫂，（喊）你不要再逼我！容我想一想！

李 吓！

（幕）

第  
三  
幕

此页无页码

此页空白

時間 第二幕的第三日後。

地點 咖啡館內。

人物 丁影秋 桃雲 呂千秋

喬仁山 喬莉香 李顏

呂以美 茶房（簡稱茶）

開幕——丁影秋與桃雲在咖啡館的單間內會議。單間外爲小園，有些花草。

丁 包艾！包艾！

茶（急上）還要什麼，先生？

丁 兩杯開水。

茶是。（下。）

雲 老丁，我們要走，就得快呀！這兩天，我的心跳得厲害；萬一露出破綻來，

可就糟啦！



沉住了氣！沉住了氣！我非再弄到一筆錢，不能饒了喬老頭子！我自出世以來，還沒有見過這麼順富的事！這一回是財連桃花蓮一齊來，太好啦！喬老頭子多麼精明，可是教錢迷住了心，會信任我，多麼邪門！一筆港幣在我手裏，你在我手裏，莉香的戒指在我手裏。哼，她還白送了我不少的嘴兒！

雲（酸酸的）你再說！你敢再說！你還是迷着那個臭丫頭不是？你個沒良心的玩藝兒！我哪樣不如她？你說！（掏出小鏡自賞。）

丁 你當然樣樣比她強，所以我要娶你呀！我要是真跟她結了婚，得天天用手捧着，誰受得了！咱們倆是天然的一對：有錢，咱們就是化；沒錢，咱們倆都能出去想辦法。我三天不回來，你不在乎；你三天不照面，我不在乎。火裏水裏，咱們什麼也不怕，是不是？

雲（高興）是呀，咱們倆就好像一對野鳥兒，一塊兒飛到天上去，一塊兒落在野地裏。天不怕，地不怕！

丁 這兩天你可得敷衍莉香，哄她，騙她，對她分外的客氣！

雲 我恨她！我恨不能把她的臉，抓，抓，抓成一條一條的！教她再臭美！

丁 那可要不得的！你忍不住氣，咱們的事可就難辦了！再說，咱們真該謝謝她；要是沒有她作幌子，咱們怎能够到一處呢？

雲 我忍着！可也別教我等得太久了！在喬家多住一天，我就得少活一天！

丁 包艾！包艾！非罵不可，這種人！

茶 (急上) 先生！

丁 請問你們這裏的開水，也得由香港運來嗎？

茶 就來！就來！

丁 你看我不給小賬是怎着？

茶 就來！先生，馬上就來！（下。）

丁 (對雲) 不會太久，可是不便太忙。我要教你看看，我會教喬老頭子把咱們

送到大門口，彼此極客氣的握手，而後咱們不慌不忙的上了飛機，在半天空  
中告訴他：再見，老王八！

雲 你真是個寶貝！

呂 （衣服上繫了一條草繩，腋下夾着兩張畫，手持草標，非常的瀟灑莊嚴。走  
進花園，向單間一望，而沒走過來，似乎被一株花吸引住了，憐愛的向花點  
頭。）

雲 （看見了老人）老丁，壞了！那是誰？

丁 誰？

雲 以美的爸爸！快走，別教他看見咱們！

丁 （望了望）挺可愛的一個老頭兒！不要慌，沒關係！

雲 走吧！

丁 不要慌！一慌就出岔子！這個老頭兒絕不是壞人！以美也挺好的！

雲 怎麼？你要愛多少女人啊？連以美也愛？

丁 胡說，我是說以美很正氣！

雲 你還懂得什麼正氣不正氣？

丁 什麼話呢！

茶 （端着杯子走來，看見呂）我說老者，這裏是上等人，不招待要飯的！

呂 站住，洋奴！

茶 我是包艾，不是洋奴，包艾，會說不會？學學看！

丁 包艾！

茶 聽見沒有？人家喝得起咖啡的人，都會叫包艾！（急走向丁）先生，開水！

丁 包艾，你聽得那位老者是誰？

茶 要飯的！

丁 他是我的朋友，告訴你！

茶 失敬！失敬！其實他老人家叫我一聲包艾不是就沒事了嗎？

「請他過來！」

茶 老先生，這邊請！（下。）

呂 （長嘆，向丁）要看書嗎？

丁 請過來！

雲 「我」在這兒哪，呂大哥！

呂 你，桃雲？

雲 什麼桃雲桃雲的，到處亂喊！不會叫一聲別的？

呂 叫你什麼好呢？

雲 大哥，這句話就傷透了我的心！

呂 誠然！誠然！我明白你的心思！我實在沒有看不起你的意思，我是真不曉得

怎麼稱呼你好！還是桃雲吧，我叫我女兒的時候，不是也叫名子嗎？你比我

的女兒並大不了多少。

丁 坐下！我姓丁，喬家的好朋友。

呂 喬家的好朋友？那麼咱們也可以算作朋友了。

丁 喝什麼？咖啡還是紅茶？

呂 咖啡吧，好久沒喝過了！

丁 包艾！包艾！

茶（跑來）要什麼，先生？

丁 一杯咖啡，快！慢一點，我會掰下你的腦袋來！

茶 是，先生！（下。）

呂 謝謝你，丁先生！當我年輕力壯的時候，我也和你一樣，胸膛裏沒有腦子的腦袋，是毫不留情的！現在，我老了；心還那麼僵硬，手可軟多了！

丁 嘔，你年輕的時候，還常跟人家打架？

呂 一個武人得意的謬往往不是打仗，而是寫一筆字，或是作兩首詩。一個文人呢，喜歡說他打過架。人是奇怪的東西！我打過架，打過許多次架！

丁 呂先生，咱們的脾氣相近，我想咱倆一定能成爲好朋友！

茶（把咖啡放在呂前）米露克？老先生。

呂（搖頭。）

茶（似乎很失望的走去。）

呂（吸了一點咖啡）還不錯！也許是多日沒有喝過的緣故！你說咱們的脾氣相近，你也愛畫嗎？

丁 我說的是我也常打架！

呂 畫呢？

丁 也愛！我常把香煙包裹的小人兒存起來。

呂（拿起一張畫來）你看這一張比香煙畫怎樣？

丁（看畫）好！好！

呂 怎麼好？

丁 說不上來！這一張值多少錢？

呂 也許值十萬，也許一個銅板不值。

雲 值十萬？您怎麼還這樣窮呢，大哥？

呂 我窮？當然，當然！我的口袋沒有錢。可是，我有顆最美麗最豐富的心，就又不能算是窮！丁先生，我看你似乎很愛這張畫？

丁 真好看！越看越遠，越深，越教心裏舒服！

呂 好，送給你了！

丁 送給我？

呂 送給你！有人真愛畫，我就送給他。有人並不愛畫，而要買畫，爲表示他有錢，我就不賣給他。（一口喝淨咖啡）謝謝了！我走啦。（下。）



丁（茫然）這是怎麼回事呢？

雲 一個小流氓教個畫畫的老頭弄糊塗了！哈哈！

丁（抓頭）真糊塗了！怎麼回事呢？

雲 他瞎吹呢！值十萬？沒有的事！拿來，我看看！（看畫）大概呀，連這塊木板帶顏料，橫豎也值十塊錢，一杯咖啡六塊錢，咱們還賺四塊呢！

丁 不是那麼講！不是那麼講！他這一招弄得我心裏直不得勁！我不能要他的，我找他去！

雲 真的，咱們也該走了！嘔，老丁，你看呂老頭兒不會給咱們報告啊？

丁 他絕不會！我的眼睛看得出人來！包艾！包艾！

茶（急上。）

丁 算賬！

茶 廿一塊六，先生。

「廿五，不找！」

茶 謝謝！（下）

丁 （要挽她的手。）

雲 別！教人看見！

丁 沒關係！（挽了她的手，往外走。）

仁香 （一同上來。）

香 二哥，咱們（看見了丁與雲）……

雲 （知無可遊逃，扯出手來，迎上去）仁山，莉香，你們也來了？

丁 （熱烈的和仁山握手，而面向莉香）二哥也會來喝咖啡！猜，我們幹什麼呢

？

香 （怒極，無語。）

丁 二哥，我今天去給莉香打戒指，特意請來這位參謀！

仁  
（無語。）

丁 我還得求這位參謀給我設計一身洋服呢。咱們走吧！仁山二哥，莉香，待一會兒見！

雲 好好的喝點什麼，別淘氣呀！（同丁下。）

香 （已氣得發抖。）

仁 （扶妹入單間）坐一會兒！

香 （不坐）我回家！

仁 告訴爸爸去？

香 我敢告訴爸爸，不就好啦！

仁 怎麼？

香 二哥！（一軟，坐下了）你什麼也不知道！什麼也不知道！

仁 告訴我呀！

香 告訴你有什麼用呢？

仁 我警告過你，影秋是個流氓！只要你說一句：「去打影秋一頓，」我並不像你想的那麼軟弱，我敢打架。

香 去打影秋！

仁 只要你願意！

香 不用說了！要咖啡！要咖啡！要十碗咖啡！我恨不能喝十瓶酒，一氣都喝了

！

仁 到底怎麼回事呢？

香 沒告訴你嗎，不要再問！包艾！包艾！

仁 事情未必像你想象的那麼壞吧！

香 壞！壞！比什麼都壞！

茶 (上) 先生？

香 一大壺咖啡！一大壺！

茶（猶疑了一下）是！（下。）

美（極快的中進來）仁山哥，看見我爸爸沒有？

仁 以美，你怎麼來了！

美 喬叔父沒在家，我偷偷的出來，給嬸母買點東西。在這兒附近，遇見了二太太，她說父親沿街賣畫呢！她還說，爸爸剛才在這裏來着。

香 桃雲 不是跟影秋一道走呢？

美 沒有 她一個人。

仁 你坐下，以美！

美（坐）二哥，我不能看着父親風吹雨打老在街上跑！我有掙錢的本事的，只是喬叔父不肯放手我，而我又不肯担個忘恩負義的罪名。我知道，父親共欠喬叔父一萬來塊錢，我還不起！慢慢的，一點一點的還呢，喬叔父又不肯！父

親有作畫的計劃，我相信他必能畫得好！可是，他想賣了舊畫再畫新的；你想，他老人家一天到晚在街上走來走去，怎能安心工作呢？還不但要毀了他，也毀了藝術！

仁 怎麼辦呢？

香 又是怎麼辦！你不會跟父親說去？

仁 我說話有什麼用呢？

美 莉香！我求求你！你對喬叔父去說，教他放了我！喬叔父喜歡你，你說話必然有效！

香 父親喜歡我？哼！快不喜歡我了！

茶（端咖啡來）米露克？

香 不要！去你的！

茶（頹然而退。）

香 喝咖啡吧！喝！喝！

美 你怎麼了？莉香！

香 我，我想哭一場！說不出來！我的歪<sup>也</sup>沒有？<sub>己</sub>知道！

仁 天哪！爲什麼教這些女人受罪呢？

香 以美姐姐，你要是能和二哥結婚，你就<sup>以</sup>能救了我！

美 救了你？

香 救了我！夜長夢多，你我快快結了婚，就都一塊石頭落了地！以後再說以後的。你還是不肯結婚，我的事也就得就擱着，危險！危險！

美 結婚解決不了我的問題！我走了！假若你們看見爸爸，請他來看我一趟！

香 以美，你不用打逃走的主意，我會告訴爸爸，你跑不了！

美 我不跑！請你也不必吓嚇我！（出來。）

丁（在小園中與以美相遇）呂小姐，問你一句話。老先生是怎回事？

美 怎麼啦？

丁 沿街拿着草標賣畫，難道是吃不上飯了嗎？

美 不至於那麼嚴重，可也差不多！

丁 爲什麼不想想辦法呢？

美 父親很有辦法。不過，一個藝術家的辦法永遠不像辦法。

丁 我很想幫幫他的忙！

美 你？

丁 我！我能敲詐人，也能幫助人！你和老先生都很正氣，我願意幫你們的忙！

美 再說吧。

丁 那不行！你還是不相信我！

美 空口說白話，教我怎麼相信你呢？

丁 也對！呂小姐，你等着好了！我會教你看看！



笑 好，再見！

丁 （定向單開來。）

香 （看見了丁）二哥，咱們走吧！

仁 也好！

丁 別走！坐下！

香 我偏不坐下！不愛坐下！你是人不是？說！

丁 我也許不是人，我教你坐下！（推她。）

仁 你怎麼可以欺負一個女人呢？

丁 你怎樣？

仁 我要教訓教訓你！

丁 嗯？奇怪！你個泥鰍似的東西，還敢勸武嗎？

仁 遇到我高興的時候，我也會打死一兩條狗！你說，在這裏打好，還是另找個

地方？

香 二哥！二哥！先別打架！

丁 先有一個吓得要哭的了！

仁 唉！當我在思索着人生的大問題的時候，你們教我去踩死一個螞蟻；當我要踩死一個螞蟻的時候，你們又抱住我的腿！人生是多麼可笑，也多麼可憐呢

！

丁 都坐下！莉香！直截了當，那件事完了沒有？

香 （半怒半乞憐的）你想想！

丁 我什麼都不想！

香 你怎可以？

丁 不要審問「我」！我這兒問「你」呢！你發完了脾氣沒有？告訴你，我對一個女人是這樣：愛她的時候就把她縶碎了；不高興的時候就砸上她幾錘！你

怎樣？說！是愛我呀，還是從此一刀兩斷？

香 只要你不——

丁 我不答應任何條件！假若你再看見我跟別的婦人一道走，你就應當知道那是我的朋友，你得幫助我招待她，這樣，你才能作個賢慧的太太！好；話說明白了，我得走啦！再見莉香，再見仁山！（下。）

香 （楞了一會兒，低泣。）

仁 莉香，妹妹！你看，我從前警告你，你不信我的話。我剛才要打他，你又不准。現在你可是坐在這兒哭，我真不明白！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

香 （不語。）

仁 莉香，你還要和他結婚嗎？你和這樣一個人結婚，能夠幸福嗎？

香 我恨爸爸，恨你，恨彭秋，恨一切的男人！你在這兒吧，我走啦！

仁 上哪兒？

香 回家！

仁 一塊兒走！

香 你不用跟着我，二哥！

仁 你找影秋去，是不是？

香 （咬上嘴唇，不語。）

仁 我真不能明白你，妹妹！

香 （欲哭而忍淚走出來。）

呂 （同李顏進來）莉香！巧極了，巧極了！伯伯今天有了錢！我已經請來一位

客人（指李），莉香你也得喝我一杯咖啡！

香 謝謝你，伯父！我還有事！

呂 真？我不勉強你，孩子！給你（遞給她十塊錢），自己雇輛車！哼，你大概有好幾年沒花過伯伯的錢了！好孩子，拿着！

香 伯伯，我已經不是小孩子了！

呂 你難道是大人？

香 （低頭）我？

呂 教我開住了吧？快拿着；等你結了婚，伯伯就不給你零錢花了！

香 我不要！（跑出去。）

呂 看這孩子！看這孩子！一點禮貌也沒有啦！

李 伯伯您要是把錢都還麼花了，什麼時候才買上材料，給德山畫像呢？

呂 那沒關係！我還有些張畫呢，繼續的賣一定能買上材料！今天還是頭一次開張，我必得請你喝杯咖啡！來！（往單間走）喲，仁山！你妹妹怎麼一個人走了呢？顏，仁山在還兒呢！

仁 大嫂也來了！

呂 我請來的客！

李 仁山，我問你一句話，你幹嗎由香港回來了？

呂 等等！先要點東西吃！茶房！茶房！你吃什麼，仁山？

仁 這裏還有咖啡呢，不用再要。

呂 那不行，我請客，怎能不另要點東西呢！韻，好孩子，你吃什麼？

李 我吃不下東西去！

呂 吃一口可可？對，吃一口！可可是養人的！茶房。

茶 （極不高興的走來）老先生，我們這裏不說「茶房」，請叫「包艾」！

呂 三杯可可。（給錢）拿去交櫃，洋奴！

茶 （看看手中的錢，無語而退。）

仁 呂伯伯，您不能開賬！

呂 你不用管！今天白送給人家一張畫，賣出去一張畫，心裏很痛快！你小的時候，仁山，伯伯哪次去看你們，不帶去糖果？

仁 真的！多麼快，我已經這麼大了！

呂 哼，我已經老了！

李 二弟，該我說話了吧？你幹嗎回來了？

仁 我？我生下來都不由我，還說別的呢？

呂 仁山不許這麼悲觀！你看我，假若我把作品都標上五千，一萬，我早就有了錢。人們拿錢估量一切，我要的價錢高，我的作品就有了價值。可是，我偏不這樣幹！就是餓死，我也不能請財神爺來幫忙提高我的價值。我看得很清楚：世界是一塊冰涼的石頭，我像在上面滑冰似的幌，幌去。但是，我掙扎，決不教自己滑倒！我決不悲觀，決不妥協！

仁 我沒法子不悲觀！爸爸教我上香港去讀書，我去了。爸爸怪我只顧讀書，不管給他打聽行市，購買貨物，教我回來，我就回來了。一進門，爸爸，媽媽，大嫂，妹妹，齊聲的問我：你幹什麼回來了？我好像是新抱來的一條狗。

誰都給我命令，我可是不明白他們的意思！我什麼都作不出來，一天到晚只夾着尾巴吃三頓飯！喝幾口水！

李 二弟！你不是夾着尾巴的狗，你可以跟你哥哥一樣的成爲英雄！你敢去報仇，就是英雄；不敢去，就是怕死貪生的狗！你怕嗎？怕死嗎？捨不得家嗎？

仁 大嫂，我並不怕死！不過，假若我去抗戰，而家中有個不管正義，而只顧發財的爸爸，有什麼用呢？錢走了，剩下媽媽在家中受氣，我怎能放心呢？

李 那麼你就憂慮，憂慮，像個受氣的媳婦似的？

呂 好孩子，別逼他！教他慢慢的想辦法！

李 老想！老想！把國家想沒了，把哥哥的骨頭想爛了，還想，想，想！

仁 我不能不想！一個人還能糊糊塗塗的活着，糊糊塗塗的死嗎？報仇是義不容辭的，我敢去！可是家裏像一堆臭糞，一堆臭糞；把我們兄弟的熱血洒在了

戰場上，難道就爲保存一堆臭糞嗎？



呂 不能這樣想，仁山！世界上有幾個人懂得美？可是，我還是爲他們去創造美的東西；他們理會我也好，不理會我也好，我幹我的！一朵香美的花，並不因爲沒人聞見牠而就不香不美了。一個潔身自好的人並不管別人怎樣，他要永遠作好人！

仁 可是，伯父，我說的那堆臭糞，並不在路旁，而恰好是在我的家呀！包艾！包艾！（立起來。）

呂 幹什麼？要走？

仁 不走！我要一杯酒！我需要刺激，把自己刺激瘋了！

呂 不要喝酒吧？好孩子！

李 讓他喝！喝成醉鬼！你沒出息，沒志氣，沒胆量的狗！（把小桌推翻，向外跑。）

（幕）

第  
四  
幕

此页无页码

此页空白

時間 前幕的兩三天後。

地點 喬宅。可用第一幕的景，亦可另換一間屋子。

人物 喬母 喬仁山 喬莉香 喬紳

丁影秋 呂千秋 呂以美 李顏

閉幕——仁山與母談話。瓶內務須插「鮮花」。

母 你知道她跑啦？你知道？

仁 我知道。

母 怎麼不攔住她呢？

仁 我有什麼權利不讓她走？

母 不會告訴我一聲？

仁 她教我不告訴別人。

母 仁山，你心中太沒有媽媽了！我日夜的禱告，盼望你能和以美結婚；可是你

把她放走！她是多麼有本事，有心路的一個好姑娘啊！

仁 別傷心吧，媽！以美能够逃走，得到自由，不是一件好事嗎？

母 她得到了自由，纔呢？我就應當老這麼受罪，一直受到死嗎？以美能孝順她的父親，你怎麼不爲你媽媽想想主意呢？

仁 我有什麼主意呢？

母 好好的討你爸爸的喜歡，再娶上個老婆，我不就安心了嗎？

仁 我不能那麼辦！

母 好！我破出老命去，跟你爸爸要出點家產來，你我離開這裏，還不好嗎？你受不了爸爸的氣，我也不能再受那個小妖精的氣！咱們要是另有了家，我絕不怕吃苦受累，我把你養得肥肥胖胖的！你看你好不好？

仁 媽，你和爸爸分家？

母 你說這裏不好嗎，還不分家？

仁 媽，可憐可憐我吧！我够痛苦了的，我都快瘋了！

母 既不願聽爸爸的話，又不願分家。好，好，媽媽疼你，從此不再提這些事！

已經忍了這麼多年，我會再忍下去！只要你不離開我，天天教我看看你的臉，我就什麼也能忍受！只要你的臉上多一點肉，媽媽心裏就多舒服一點！

仁 媽，媽！您太好了！可是，我，我………

母 不要難過，孩子！你哥哥死了，我看見你，就彷彿看見了你，和你哥哥兩個

人！

仁 可是，我是個廢物！

母 你一點也不是廢物，不是！你至少也會娶妻生子，接續咱們的後代香煙哪！

仁 媽，您的話真教我啼笑皆非！我至少會娶妻生子……哈哈！

母 對了，仁山！笑一笑，笑一笑！多麼好聽啊！這麼一笑，就教我想起當初我抱着你的時候，你那裂着小紅嘴傻笑的樣子！多麼快，你現在會這麼大了！

香 (急上) 媽！媽！

母 怎麼啦？孩！

香 爸爸要打二哥呢！

母 爲什麼？

香 我們倆都知道以美要走。剛才爸爸問我，我實話實說了，爸爸沒說我什麼，可是要打二哥，說二哥故意放走了以美。你躲一躲吧！

母 仁山，上我屋裏去！在我屋裏，老頭子要敢摸你一下，我就跟他碰頭！全碰死，倒也乾脆！（拉仁山。）

仁 媽，爸爸不會打我；就是打，我也不怕！這幾天了，我老想打誰一頓，或者被誰打一頓。打別人呢，我的手懶；也許倒是被人家打一頓有趣一點！

母 別費話，跟我去！別教媽媽着急！

仁 媽，您去吧！您在這兒，也許更招爸爸生氣！

香 對了，媽！爸爸一看見您，就把對您的氣也加在二哥的身上了。您走，我在這兒，我一定不能教二哥挨上打！

母 好！好莉香，到底是您自己骨肉，你今天也懂得護着哥哥了！老頭子要是真動手，你喊我一聲，我會拚命！仁山，留點神！他罵你，你別出聲；他真打，喊我！喊我！聽見沒有？

仁 聽見了，您去吧！沒事，沒事，您放心吧！

母 （嘆氣，下。）

仁 可憐的媽媽！一個人傷了誰的心都可以，就是不能傷了媽媽的心！莉香，你看我活着還有滋味嗎？我回到家來，沒能幫助任何人，反倒教媽媽傷心！

香 咱們都活潑沒有滋味了！

仁 怎麼啦，莉香？你怎麼也會牢騷起來？

香 二哥，二哥，我近來對你好不好？



仁 近來？咱們一向很好啊！

香 不對！以前我有點看不起你，近來才「真」跟你好！

仁 看不起我，我是你哥哥；看得起我，我還是你哥哥。人是奇怪的動物，感情上的好惡老比理智上的好惡更有力量。

香 二哥！

仁 到底是怎回事？

香 你怕傷了媽媽的心，我，我簡直的沒臉再見媽媽了，除非我馬上結了婚！

仁 爲什麼？妹妹！

香 我，我有了小孩！

仁 你？妹妹？（沉默了一會兒）影，影秋的？

香 我不知道！

仁 不知道？

香 真不知道！爸爸不許媽媽管教我，只天天教我出去交際，好讓生意發達。我有許多男朋友！一個沒有媽媽管着，而只有爸爸寵着的姑娘，哪裏曉得謹慎？我，到如今非抓住一個人不可了！我要抓住影秋！請你不要再說影秋是流氓，流氓是在咱家裏！哧——爸爸來了！

喬 (上) 仁山，你知道以美跑了？

仁 知道。

喬 去把她找回來！

仁 哪裏找去呢？

喬 你去不去？不要以為你長大了，我就不肯打你！

香 去吧，二哥！

喬 找不回來她，你也別回來！我養你到這麼大，反個故意跟我搗蛋，你有良心沒有？呂千秋欠我錢，永遠不會還，你怎麼可以把我放走了？再說，我教

她在這裏，並不是完全爲了我自己，我沒教你和她結婚嗎？你怎可以把個會算賬當作事的老婆放掉了呢？

仁 結婚是爲結婚，不爲算賬！

喬 你混賬！我造了什麼孽，會生出這樣的兒子呢？

仁 一個兒子可以反對他的父親，假若父親作的不對！

喬 我作的哪樣不對？你說！說！說不出來，我今天就打死你！

喬 二哥，別再說，走吧！

喬 別走！我得聽聽我有什麼不對！

喬 二哥，走！

母（急上）你幹嗎？我告訴你，你敢動仁山一下，我就跟你碰死！

喬 有你這樣娘，才有這樣兒子！

母 你造什麼樣的兒子呢？你要跟你一樣，欺壓老婆，寵愛姨太太，見縫子就鑽

，見錢眼開的兒子嗎？

喬 這是你說的？

母 我說的！這條老命不要了，還怕什麼呢？

喬 你不怕，難道我怕？告訴你，我對你太客氣了；你要是自討無趣，我就一脚把你踢出去！

母 你試試看！

仁 媽，少說一句吧！爸爸。我去找以美，請不要和媽媽吵嘴吧！我受不了！我受不了！莉香；把媽媽攙走！

香 我攙着您。媽！

母 仁山，不要怕，都有媽媽呢！（同香下。）

喬 去找她，一定要把她找回來！

仁 （低頭往外走。）

丁（笑着進來）哎呀，真是個快活的家庭，這麼有說有笑的！我叫了好幾聲，都沒人答應！二哥，上哪兒？

仁 我以美去。

丁 喬伯父，以美大概同她父親走遠了，不用再找。

喬 你怎麼知道？

丁 您看，您的朋友的事，我怎能不知道？

喬 仁山，找她去！她沒有錢，走不開？

丁 她有了錢，伯父！

喬 哪裏來的？

丁 我給她弄來的。

喬 你？

丁 我！

喬 你是怎麼一回事？你不知道她欠我的錢嗎？

丁 愈聽我慢慢的說。呂老者是個可愛的人！

喬 可愛？欠錢不還，可愛？

丁 那天，我看見他在街上賣畫，怪可憐的，請他喝了一杯咖啡，他馬上就送了  
我一張畫！

喬 到大街上去賣的畫兒，大概還不值一杯咖啡的錢呢，他當然可以白送給你一  
張。

丁 並不然，伯父！我找了個行家看了看，他說那張畫值好幾千塊！

喬 值好——幾——千——塊？

丁 值好幾千塊！我就勸他，何不開個展覽會，賣一筆錢呢？他不肯！他說的話，  
我都不大懂，我可是聽明白了：一句：他的畫不是為賣錢的！於是呀，我就  
把他送給我的那張賣了三千塊錢，交給了以美。

喬 真的？仁山，去找他們，快去！

丁 走了。他們大概已走了。

喬 不能！不能！我知道那老傢伙的脾氣，一有了錢就去喝酒，會一氣醉死在酒館裏。仁山，去找他。我把他的畫一半作爲還我的債，一半平價買過來。把牠們存起來，十年八年之後，不又是一筆好錢？我要不把牠們弄過來，早晚都得敬他白送了人！仁山，快去！

仁 爸爸，咱們還能囤積藝術品嗎？

喬 混賬！你去！好好的一筆錢，不能白扔了！

丁 我看，用不着找去了！以美很精明，說走一定就會走！

喬 影秋，你快作我的女婿了。怎麼先向着別人呢？好，仁山是個廢物，「你」去吧！你給他們的三千塊錢，你給我要回來！

丁 好，我去！（要走，又停住）伯父，呂老頭兒好說話，以美可不是好惹的，

您教二太太同着我去，好不好？女的對女的，好說話！

喬 仁山，去請你二媽來！

仁 那——

喬 你個死東西，這點事情還不會作嗎？算了！彭秋，你自己請她去；憑你們兩個人的兩張嘴，嘴說不行，就憑你們的兩隻手，要把錢要過來，把以美帶回到這裏，聽明白了沒有？

丁 聽明白了！我跟您握握手，我要是帶不回來以美，我就沒臉再見您了！（握手）好，我請二太太去！（下。）

仁 彭秋會——

喬 會什麼？

仁 二媽會——

嬰 你還會說話不會？



仁 他倆——爸爸，請您勸教他們倆一塊兒出去！危險！

喬 什麼危險？我看你是有點瘋病！我怎麼不可以教他們倆去？

美 （同父親輕輕的進來。）

喬 以美，你？

美 我，叔父！

仁 呂伯父，您怎麼又來了呢？

呂 我怎麼可以不來呢？大丈夫堂堂正正，我不能偷偷摸摸的走了！喬紳，你是什麼東西？當着我的面，你客客氣氣；等我一轉臉，你就虐待我的女兒；你居然敢強迫她嫁在你家裏，教她作一輩子奴隸！我把她帶了走，但是她不能偷偷的走，我要罵完了你才走呢！

喬 不要說廢話，把你欠我的錢，和以美在這兒的食住費都還給我。不然，我把

你押起！

美 叔父，父親欠的錢，我負責還您。至於在這兒的食住費用，我已經用勞力償還過了。

呂 喬紳，你就認識錢不是？

喬 我認識錢，我還認識法律。不還錢，我會沒收你的畫！

呂 我的畫，跟你的錢一樣。就是命！（掏出一封法幣來，摔在喬的臉上）給你錢！三千！

喬 仁山，拾起來，數一數！你欠我快到一萬，三千就能了賬嗎？不還清，我會通緝捉拿你！

美 我負責慢慢的還您，還不行嗎，叔父？

呂 捉拿我？我看哪個敢教一位老藝術家下獄！哪個敢教一位老藝術家失去自由

？我欠你的不過是幾個臭錢，還也好，不還也好！仁山，我們再見啦！以美，走！

喬 敢走！

呂 我怎麼不敢走呢？我的襪子雖破，鞋子雖舊，脚我的可是自由的！

仁 爸爸，幹什麼爲一點錢，而把多年的交情傷了呢？我給您跪下了！（跪。）

喬 你滾開！（踢開仁山。）

美 叔父，我在恩施找到了工作。那裏前綫，父親可以多接觸些士兵的生活，作些抗戰的圖畫，欠您的錢，我日後奉還。難道您還能爲一點錢，不准我去作抗戰的工作，不許父親去作抗戰的藝術嗎？

喬 （緩和了一些）以美，你是明白孩子，你要是不走，我每月給你開薪水，還不行嗎？

呂 放着國家的薪俸不拿，我們拿你的不義之財？

喬 以美，你要是不聽話，跑出去，我會給那裏的負責人去電，說你的品行不正！

呂 我女兒的品行不正，你怎麼想出來的呢？哈哈！

美 叔父，我想愈不會用那種手段！

喬 你還不認識你的喬叔父！你看，我現在要不是眼皮子寬，我敢作生意嗎？三  
步九流，我現在都有朋友。假若你一定反抗我，我會翻臉不認人，給你個厲  
害看看！你聽說過機器劉？

美 跟影秋一樣的人物？

喬 不錯。不過比影秋更霸道，更粗鹵！你敢走，我馬上給機器劉個話兒，你們  
不用打算離走重慶一步！

呂 仁山，跟伯伯握握手，再會！齊紳，機器劉也好，機器張也好，我全不在乎  
！活着，我就爲人們創造點美；死，也聽其自然；生死置之度外，我怕什麼  
呢？

美 我決定走！叔父！

喬 好，我告訴機器劉！（要去打電話）

仁 （攔阻）爸爸！

喬 躲開！

美 叔父，影秋已經給了我一張「帕司」，他說拿着這張帕司就是走到上海也還

有用。

喬 影秋給你？什麼時候給你的？

美 剛才，就在大門外不遠的地方。

喬 他同賚桃雲？

美 跟二太太一道。

喬 他們上哪兒？

美 沒說。

喬 奇怪！奇怪！我教他們去找你呀！奇怪！他們往哪邊走呢？

美 往江邊上去了。

香 (上) 爸爸，媽媽直犯喘，您看看去！

喬 我沒工夫！

仁 (要去看媽媽。)

喬 你幹什麼去？

仁 看媽媽去！

喬 你給我找影秋和桃雲去！

香 怎麼啦？怎麼啦？影秋和桃雲怎麼啦？

喬 我，我，……

香 以美！你回來了？怎回事？怎回事？

美 我剛才碰見了影秋和二太太，

香 怎樣？怎樣？

美 往江邊那面走呢！

香 爸爸！飛機場！飛機場！嘔！嘔！（暈，欲倒。）

呂 （扶住莉香）莉香，好孩子！怎麼了？以美，你看嬌母去！給她弄點薑糖水

！

美 （仍欲顧莉香。）

呂 去！我招呼着莉香！

美 （下。）

呂 莉香！莉香！怎麼啦？

香 呂伯伯！快上飛機場，他們跑了，一定上香港！

呂 你怎麼知道？

香 我知道！我知道！呂伯伯，快去！

仁 （過來替換呂，扶着妹妹。）

呂 我去有什麼用呢？

香 別再就誤時候，您快去！影秋跟您好，會聽您的話！告訴他，我原諒他的一切，只要他肯回來！

呂 好，我跑一趟！

喬 等等！我自有辦法！（打電話：宜園茶樓嗎？機器劉在不在？啊。喂，機器劉嗎？我喬紳先生。趕快帶幾個人到飛機場去，攔住丁影秋，和跟着他的一個娘們。活的不成，死的！我負責任！什麼？作不到？你們平日都花着我的錢，到時候不給我作事？……好！你等着我的吧！我會給你個樣子看看！）  
放下電話機）仁山，跟我走！

仁 影秋是地道流氓，您不是，您鬥不過他！

喬 騙去我的錢，拐走我的女人，我不能饒了他！你跟我走！

香 您不能去，爸爸！您去了，事情就沒法辦了！呂伯伯，還是您去好！救救命



吧，呂伯伯，您去！

呂 影秋跟我不錯，我去！

喬 千秋！你要是一去不回頭，可留神你的老命！

呂 謝謝你，喬紳！我的老命用不着你操心！（下。）

喬 莉香，去看住以美，別教她再跑了！

香 我不管！

喬 你也敢不聽我的話？

香 都因為聽您的話，我才吃了虧！

喬 怎麼吃了虧？

香 吃了大虧！您教我去交際應酬，我交了許多男朋友。

喬 怎樣？

香 男人都老實！

喬 只要他們能幫助咱們辦事，小小的一些不規矩的地方，當然就不能計較！你是聰明的，難道還能失了貞節嗎？

喬 我，我已經是母親了！

喬 什麼？什麼？你太不要臉！天哪！爲什麼單單對我這樣狠心呢！兒子不成器，我滿希望女兒能幫助我；可是她沒幫助我別的，只幫助我丟臉！

仁 爸爸，這還不應當醒悟嗎？您賺來了錢，可是犧牲了女兒！

喬 你還敢說話？你要是好材料，能作事！我何至於教這個丫頭去應酬人？你對得起誰？還有臉說話？（想了一會兒）仁山，快去把影秋找回來！告訴他，騙去的錢，不要了；他跟桃雲的事，不追究；只要他跟莉香結了婚，給孩子找到了根據，我一切都饒恕了他！快去！

喬 （飛機聲）爸爸，晚了！太晚了！飛機已經走了！（暈倒。）

仁 （欲扶起妹妹。）

喬 你管她幹什麼？跟我走！他們不能走得這麼快！

（扯仁山下。）

（燈光全熄。）

（燈光復明，瓶花已萎，隔一二日矣。李顏獨在室內，對着丈夫的遺像癡立。）

李 （對遺像）連呂伯伯也騙人！他說給你畫像，可是連以美也不見了！都是騙子！（走到以美的空位，坐下，摹仿以美）她一天到晚老這樣記賬，老這樣打算盤，老還撥打電話！哪裏呀？華泰公司，滙成錢莊，裕豐銀行！十萬哪，二十萬哪，三十萬哪？（再回到遺像前）太慘了！太慘了！他們有錢，可還沒有心！你不能怨恨我吧？不是我不願報仇，忘了報仇，是他們不聽我的話呀！不信，你看，看看我的心！（從桌上取裁紙刀）我把心掏出來，教你看看！（要刺胸。）

喬（上，握住她的腕）瘋娘們，你幹什麼？我養着你這瘋子，你還安心害我，要弄禱了我的房？這所房值三十多萬，你知道不知道？（把刀搶過來。）

李 我要害你？爸爸！日本人已經害了你的兒子！難道你不愛你的兒子嗎？

喬 那不是兒子，是冤孽！

李 那麼，難道你就不愛你的國家？

喬 少說瘋話，滾出去！

李 我不是瘋子！你教仁山二弟去報仇，我陪着他去！我給他作飯，洗衣服，侍候得週週到到的，多麼我看見他穿上軍衣，扛上大槍，打死一個兩個三個日本鬼子，我就大笑一陣，快快活活的去找我的丈夫！我的丈夫必定從老遠就伸開雙手，迎接我，把我抱在懷裏！你看，我哪點像瘋子呢？

喬 去！去！不要在這兒胡扯，我沒工夫！我還得算賬呢！（坐下，打開賬本。

李（把賬本搶過來）你要是不願意教仁山去呢，就拿出一筆錢，捐給政府，多買些槍砲也好！我來看，（打開賬本）一萬，三萬，十二萬。爸爸，你拿二十萬吧！你開一張支票，我去獻金，好不好？

喬 把賬本拿過來！

李（遞賬本）開支票吧，我馬上去獻金！（摸摸臉）我得擦上點粉，穿件好衣裳，別教人家看我像個瘋子！開支票啊，快呀！

喬 你出去！開什麼支票？我一個銅板也不能拿！

李 你花好幾萬買來桃雲，她一聲不出就跑啦，還拐去好幾萬！桃雲，桃雲，桃之天天！你花多少錢給莉喬作好衣裳，買香粉，哼，她也鬧出醜事來！你看我瘋嗎 我都明白！

喬 你走不走？再這麼瞎鬧，我把你鎖起來！去！

李 我走，我出去！爸爸，你要留神，我會把你這所房，連這些賬本，都一把火

燒了！燒得乾乾淨淨。燒啊！燒啊！火苗燒紅了天，把你的臭鈔票都燒成灰，把你的心燒亮了！

喬 胡說！快走！

李（對遺像）你再忍耐兩天吧，我一定能找到報仇的人。

喬 莉香！莉香！

香（已不像以前那麼驕傲了，上）幹什麼，爸爸？

喬 來！我教給你寫賬！

香 我沒有心思學，爸爸！

喬 怎麼？

香 我心裏難過！

喬 你難過，難道我好受？你作出那樣的事，難道我的臉上還有光輝嗎？

香 要不是您教戰出去應酬……

喬 不要再頂嘴！要知道，從前你是一朵鮮花似的姑娘，我也就捧鮮花似的捧着  
你！如今，你是（指已萎的瓶花）這樣的花了，就不要再開口說什麼了！

香 爸爸！

喬 你放心，我決不打罵你，錯待你！你可得聽話，我教你幹什麼，你就得幹什  
麼！你要好好的在家裏，給我寫賬，看着電話，不能再出去亂跑！等我慢慢的  
去找，找到一個合適的，能幫助我的小伙子，我會給他一兩萬塊錢，先堵  
上他的嘴，而後教他娶了你！這樣，你的事豈不就乾淨利落的解決了嗎？告  
訴你，只要有錢，什麼事都不難解決！所以，你得幫助我掙錢，多多的掙，  
越多越好！

香 爸爸，別說了！別說了！我想死！死了倒乾淨！

喬 唉！我喬紳作過什麼錯事，會受這樣的折磨呢？想抬舉一個窮畫家的女兒，  
她會不知好歹的跑了！好菜好飯好衣裳的養着個姨太太，她會去倒貼一個流

氓！老婆溺愛兒女，一個兒子有福不會享，單單去當兵，吃了鎗彈；一個兒子比塊破磚頭還沒有用處！女兒，就更好了，教她一個人出去交際交際，她兩個人回來了！媳婦又是個瘋子！怎麼了？怎麼了？我哪一點對不起人，對不起天？怎麼弄這麼一羣癩狗教我養着呢！（怒極）你們都給我滾！滾！去討飯，去當竈姐兒，去作賊！教我一個人安安生生的在這裏作我的事！都滾！都滾！都死了去！

（指遺像）都跟他一樣的死了去！（扯下像，撕碎，用脚搓。）

（門外叫：號外！號外！）

香 爸爸，聽，號外！

喬 號外跟我有什麼屁關係！

香 （要出去看。）

喬 幹什麼？坐下！學學寫賬！



子（拿着一張報跑進來，一路叫）香港！香港！燒啊！殺啊！把世界全燒乾淨了啊！

香 香港？香港？

李 日本鬼子打香港！

喬（搶過報紙去）香港空襲？

香 香港炸啦？好！好！殺桃雲和影秋都炸死！該！該！

母（上）什麼事？什麼事？

李 沒人去報仇，沒人敢去給我的丈夫報仇，日本鬼子爲什麼不多殺人，不多放火？燒啊！殺啊！看你們報仇不報！

母 桃雲要真上了香港，這下兒可糟了！

香 日本的頭一炮就把她打碎！該！該！

喬（看完報）都不要出聲！（到門口叫仁山！）仁山！

母 仁山有點不大舒服，教他躺躺吧！

喬（仍叫）仁山！仁山！

仁（慢慢的進來。）

喬都坐下！假若這個號外真可靠，我的港幣就都成了廢紙，我定的貨物也算丟了！很大的損失！很大的損失！但是，我不怕！我在這裏還有貨物，我還繼續買進貨物，我會把那筆損失慢慢的賺回來！賺得更多！從今以後，你們都不能白吃我的飯，都要幹點事！外面的事，我和仁山去經營。仁山，你願意也得去幹，不願意也得去幹！媽媽你，也要打起精神來，管教着媳婦和女兒。從今天，起我把老媽子辭掉，你要帶着她們倆作飯洗衣服擦地板，願意作也得作，不願意作也得作！從今天起我一個人吃麵食——因為我向來不吃米飯——你們都吃平價米！在後院鄰塊空地，你們要馬上養起幾十隻雞，幾口豬來！莉香，你的小貓小狗都立刻去賣掉，好省些吃的！我們要能省一個就

省一個，能省兩個就省兩個。我和仁山在外面開源，你們三個婦女要在家裏節流。我的損失很大，不如此不能恢復！媳婦，你並沒有瘋，你完全是假裝瘋魔；你要敢再那樣，我會一個嘴巴把你打出去！莉香，你不能再出去，這些賬本就是你的飯票。你給我寫賬，寫的好，看你的飯吃；不然，就沒有你的飯吃！你們都聽明白了？都同意？

（衆沉默。）

喬 媽媽，你？

母 我無所不可！只要你好好的對待我的兒，女，媳婦！

喬 那要看他們聽話不聽話，我不是無理取鬧的人！媳婦，你怎樣？

李 只要您說有人去報仇，教我吃糞，教我和豬一塊去睡，也是好的！

喬 還是瘋話！媽媽，我把她教給你，她要再胡鬧，我要把她鎖起來！仁山，你

喬 爸爸，香港的專還不是個教訓，還不是種懲罰？愈還不覺悟嗎？

仁 覺悟？覺悟你媽的皮！誰敢反抗我，誰出去！

仁 我走！

喬 你敢！

喬 我也走！我恨你！我恨你！

喬 （開開門）要走的請！我看誰敢！

（幕）

此页空白

第  
五  
幕

此页无页码

此  
页  
空  
白

時間 前幕一二日後。清早，霧甚濃。

地點 渝，江邊。

人物 呂千秋 呂以美 喬妻 喬仁山

喬莉香 喬紳 李顏 船夫

開幕——揚子江濱，碼頭在望。對面有山。江中舟船往來，帆移歌起。

船夫（不必登台。台上帆動，船夫在幕後合唱。）

「哼喲，嗨喲，哼喲，嗨喲，

搖船，搖船，向前，向前。

從早到晚，從暑到寒，

天天，年年，年年，天天，

江是我們的路，

船是我們的家，



清涼的風兒吹送着我們的帆。

嘩嚶，嘩嚶，嘩嚶，嘩嚶，

向前，向前，搖船，搖船。

順水逆水，大灘小灘，

向西，向東，向北，向南，

熱汗滴在江裏，

貨物送到江邊，

明月兒東昇，落下來我們的帆。」

美（摸着小布袋，行數步，立住）爸爸，快一點呀！

呂（左臂下夾着許多畫，右手拄竹杖，緩緩而來）不忙，不忙，！就要離開重慶了，讓我多看看這些山！

美 誤了船可就麻煩啦，爸爸！

呂 難道江裏只有這一條船？誤了這一條，再等第二條啊！忙什麼？

美 爸爸，您真可笑！這是差船，不定多少日子才有一條呢。況且，咱們的行李已經搬上去了！來，把畫兒給我拿着！

呂 我拿得動！我的作品，我自己拿着！（走數步，又停。）

美 您怎麼又不走啦！

呂 看一看！看一看！看，那個山峯多麼有趣，好像在霧裏思想着什麼呢！

美 咱們往東去呀，一路上都是水，都是山，足夠您看的，走吧！

呂 一處有一處的美，這個代替不了那個，那個也代替不了這個！

美 我看哪，爸爸，您是有點捨不得重慶！

呂 好孩子，又教你猜到了！我有點捨不得重慶！山，水，都有一定的性格。在一處住慣了，山水的性格彷彿就和咱們的性格混合在一處，人和山水就成了

心心相印的朋友！我捨不得這些朋友！（坐在石上。）

美 到了前方啊，爸爸，您不但看見新的山新的水，您還能認識一大羣新的朋友，他們都是抗戰的英雄。把他們畫下來，畫十丈長的一幅，有山有水有人有馬有砲有火光，够多麼好哇！

呂 對呀！（一躍而起）對呀！我！畫出抗戰的歷史！走！走！走！走！以美，你也就有了新朋友，新工作，是不是？

美 是呀！我再也不受喬老頭子的氣！我高興，真能唱個歌兒！

呂 走！唱着走！（又停住了。）

美 怎麼您又站住啦？

呂 稍等一等！我拾幾個可愛的小蛤蜊當顏色碟兒用！

美 唉！您是個十成十的老小孩兒！

呂 所以呀，以美，！出嫁，就嫁個藝術家，他一輩子老是小孩子！

美 要嫁，就不嫁給藝術家！

呂 怎麼？

美 因為他一輩子老是小孩子！

呂 哈哈！說得好！說得好！

美 快走吧！

呂 走！好姑娘，把這幾個小蛤蜊裝在你的口袋裏，別給我扔了啊！（裝入袋中）

母（由江邊慢慢走來，非常疲乏）以美！以美！

美（轉身）嬌母！

呂 弟妹！

美 嬌母，您怎麼上這兒來了？

呂 以美，先攙她到這塊石頭邊兒來！弟妹，先坐一坐！

母（坐）我呀，出來找仁山！

呂 仁山怎麼啦？

母 跟你們一樣，都是狠心的人！

美 嬌母，您看我有什麼辦法呢？我真捨不得您，您真好像我的母親似的！可是，我不能作一輩子奴隸，我的小小一點本事也不是專爲替喬叔叔賺錢的！我不能不走！只有走出來，我才能對社會有點用處，對父親有點用處！您說是不是？

母 我明白！我明白！可是，仁山也要走！他是我親生的兒子，而且是喬家的唯一的一條根。我怎能教他走？今天剛一天亮，我一睜眼，就不見了他。我知道，他要走，就必定到這邊的兩個碼頭來。我頭沒梳，臉沒洗，就來找他，可是我不到！難道他是投了江？

呂 弟妹！仁山不是那樣沒志氣的胡塗孩子，絕不會投江！他要離開家裏，去作

點事，倒是可能的；仁山不是沒有心胸的！

母 他走了，我還活個什麼勁兒呢？

呂 弟妹，不能這麼說。現在，是一個有點心胸的青年，都得 國家出點力！

母 我的大孩子已經陣了亡！

呂 一家子死淨了也比亡了國強！再說他那麼一個好孩子怎能看得上你家裏那份生活呢？他能不想走嗎？

母 （立起來）不要說了！不要說了！你敢情好，快快活活的跟着女兒遠走高飛了！你就不爲我想想！仁山要是真走了，家中只剩下我個苦老婆子，帶着一個瘋寡婦，一個見不得人的女兒，怎麼辦呢？

美 婦母，慢慢的勸喬叔父！香港的事，家裏的事，還不都是教訓？他不是不精明的人！

母 以美你要走就走吧，不用對我說現成的話啦！你曉得那個老頭子的脾氣，他

會聽我勸？我沒別的法子，要是仁山真一去不回頭，我就跳江！

（輪船響笛。）

美 船要開了，爸爸！

母 走吧！不用管我！誰都能走，這條江總會老等着我！

呂 以美，你一個人走吧！我得把她送回家去！弟妹，我送你回去！

美 那怎麼呢？嬌母，我和父親能離開這裏，實在不容易，您能再教我們回去受

罪嗎？

母 大哥，帶着以美走吧！以美，給你（摘下一付耳環來），這是付金的！拿去

吧，好好的孝順你爸爸！這一生一世，我沒有福氣看你作我的媳婦了，只求

你別忘了我就行啦！

美 嬌母，等抗戰後，我一定回來，還跟您住在一塊兒！我是沒有娘的孩子！我

拿着這付耳環，將來再還給您！

母 還想那麼長遠，誰知道能活到哪一天呢！

呂 弟妹，你不能這樣想！以美能出去作點事，我能到前方看看，畫些抗戰的畫兒，都是應該喜歡的夢！

母 好，大哥，我喜歡，你走罷！

美 嬌母！（洒淚而去。）

呂 弟妹！還有一句話！仁山要走，教他走！你想想，你要是不教他走，而他在家裏折磨死，你對得起兒子呀，還是對得起國家？弟妹，你說！

母 走吧，大哥！你共個有福氣的人！

呂 再見了，弟妹！（下。）

母 （汽笛又響，往前趕了一步，招了招手，頹然的坐下。）

香 （匆忙的上來）二哥，快！爸爸追來了！（看見了母親）媽！

仁 （上）誰？媽！



母 是我！我到了那邊碼頭上，沒有找到你！孩子，你一定得走嗎？你還要走嗎？

仁 媽，您替我想想，我應當怎麼辦？

母 ……………

仁 媽，我不是個狠心的人！由香港回來，我原想先把家裏安置得妥妥當當的，然後再去爲國家盡點力。第一，我要說服了爸爸，請他把眼睛睜開，往大處看看，別專看自己的利益。可是我的話像一些雨點落在大海裏，任何作用也沒有。及至前幾天香港被炸了，桃雲跑了，我想一定是我的好機會了，可是爸爸似乎更胡塗了，像被魔鬼附下來一樣，把我看成了仇人！我不能再因循，不能再把露水空空的落在石頭上。我不能再等着，我怕既不能改善了家庭，又就誤了報國的機會！我得馬上走！我到外邊去，一來是去盡每一個青年應盡的義務，二來是爲爸爸回國家社會贖罪！媽，您明白我嗎？原諒我嗎？

母 我不明白！我也不懂得什麼叫「原諒」！我疼你！你一定要走，走吧！

仁 媽！在這個時候，每個母親都得放手她的兒女！

母 去吧！去吧！我怎麼放手你的哥哥，也怎麼放手你！去吧！

香 二哥，我怎麼斷呢？

仁 妹妹，痛苦的經驗會把壞的變成好的，一個人如此，一個民族也如此！

香 我怎麼活下去呢？

仁 爲減輕父親的罪惡而活下去，爲報答母親的慈愛而活下去！

母 莉香，媽媽怎麼疼愛你的哥哥，也怎麼疼愛你，你也是我生的！

仁 妹妹，只要你知道父親不對，知道了母親愛你，你，媽媽，大嫂，就還有

很大的力量把父親勸明白過來！婦女，在後方，至少會教男人們清醒一些，

悔悟一些，假若她們不專心的作男人的玩物！莉香，你作過了玩物，你鼓勵

了爸爸作惡，也毀壞了你自已！毀你的是你自己，改造你的也是你自己！好

，我該走啦！妹妹，攙着媽媽回去！

母 仁山，什麼時候才能再見着你呢？

仁 媽，不要哭！不要哭！我走，是件堂堂正正的事，該喜歡的事！留着您的眼淚，媽，去滴在爸爸的心上！

母 我送你幾步，送你到碼頭上！

仁 不用了，媽！您快回去吧！

母 好好的保重自己呀，孩子！

香 二哥……

仁 媽！妹妹！再見！（疾走。）

母 （時紅日破霧而出。）

香 （癡立在望。）

香 媽，太陽恍眼，看不見了，回去吧！

母 我一步也不能動了！坐一會兒！（拉籬簷面江而坐。）

船夫 （在幕後唱）

『江是我們的田，

船是我們的家，

把準了舵呀順水而下，

波濤滾滾流到三峽，

兩岸的青山啊開滿了花。

雲在山峯上繞，

霧在江邊上流，

拉緊了纜呀逆水行舟，

熱汗淋漓來到忠州，

燈火兒如星啊在山上頭。』

喬（急上，四望。）

李（緊隨）爸爸，你不能，不能攔住他，他是給咱們報仇！（擋住他。）

喬 躲開！我一脚把你踢到江裏去！

香（轉過頭來）爸爸！（立起來。）

喬 你們在這兒幹什麼呢？

母（仍面江呆坐，不語。）

香 我和媽送一哥來了。

李 妹妹！妹妹！告訴我，他走了嗎？他真走了嗎？

香（點頭。）

喬 沒有我的命令，你們敢放他走？你們是不是吃多了，撐胡塗了呢？

李 妹妹，走！跟我到碼頭上去！我拿這條手絹當作小旗，咬破我的手指用血寫

上「去報仇」向二弟搖幌！我要喊，喊啞了嗓子！一看哪，看我們的英雄，

去報仇的英雄！」妹妹，跟我去！

喬 不要再胡說，瘋娘們！

香 大嫂，不用去了，船大概已經開了！

李 那我也得去！我去看看那條船の後影，看看牠留在後面的黑烟，看看牠後面的白浪花兒！（跑向碼頭去。）

喬 莉香，他是真走啦！

香 真走啦！

喬 爲什麼不拉住他？

香 我要是能走，我就也走！

喬 你說什麼？

香 我就也走！

喬 你再說一遍！

香 我就也走！

喬 (打她嘴巴) 你走！

母 (急轉過臉來) 你幹什麼？

喬 我全把你們打死！

母 莉香，你先回家吧！

香 我不走！我等着被打死呢！

喬 哼！

母 好孩子！你先走吧！

香 我怎麼單託生個女的呢？要是男的，我也會躡脚一走！（下。）

母 喬紳，你坐下！對着江，對着山，對着太陽，我問你，當初咱們沒發財的時候，比現在是快樂呵，還是不快樂？

喬 我沒工夫瞎扯！（可是坐下了。）

母 自從有了錢，你就成了家裏的霸王。媳婦爲什麼瘋了？還不是你逼的她？桃雲爲什麼跑了？還不是因爲你自己把流氓帶到家裏來？莉香怎麼學壞的？還不是你不許我管教嗎？仁山爲什麼要走，不也是你逼得他？爲了幾個錢，你把自幼的好朋友得罪了！爲了幾個錢，你把哪麼好的一個姑娘，以美，逼得走投無路！錢就像是蛆，越多就越教肉爛得快！你有了錢，可是你丟了兒子，糟塌了兒女，得罪了朋友，這不比國法厲害嗎？你想想，你細細的想！

喬 (想了一會兒) 仁山真走啦！

母 咱們的兒子走啦！

喬 他說我什麼來的？

母 他說，爲你去贖罪！

喬 贖罪？

母 你發財，他去打仗！得勝回來，他好挺着胸口活着；他死了，你的錢並沒弄



翻了「他」的血！

喬 我會把他弄回來！我只剩了這麼一個兒子！

母 我的眼淚都沒能教他回心轉意，你的錢就更沒用了！他臨走的時候，不許我哭，他說，我得留着眼淚滴在你的心上！仁山的爸爸，媳婦瘋了，女兒壞了，只剩我是你的老伴兒，你應當聽我的話啦吧？

喬 就剩下咱們倆了？

母 你看看哪，這麼大的地方，還有誰是你的親人？咱們回家吧！給仁山寫信，告訴他咱們不再弄錢了，教他安心的作事，寫信告訴以美，咱們不再弄錢了，歡迎他和呂大哥回來！你看怎樣？

喬 走！回家！媽媽，我攙着你！

母 等一等媳婦吧！（遙望）她來了！看她走得多麼快！她會好了的！你可千萬別再罵她，牠是個好孩子！媳婦！來呀！我在這兒等着你哪！

悅 (跑來) 媽，船早開了！什麼也沒看見，只看見一對白鳥兒在江上飛！我想啊，德山仁山哥兒兩個就是一對白鳥兒，飛出去了，飛出去了！

母 孩子！跟媽媽回家吧？

李 我不回家！我要在這兒坐着，日夜給仁山禱告：身體好好的，多殺幾個日本鬼子！多啗我看他回來了，得勝回來了，我就跪在江邊迎接他，捧一把江裏的清水，洗去他腳上的塵土；用野花編一個花圈兒，戴在他的頭上！然後，我拉着他，繞遍了全城，到家門口，我要放十萬頭爆竹，才許他進到屋裏去！(拍掌) 多麼好呵！多麼好！媽，您回去吧！教爸爸攬着您！我在這裏等着二哥得勝回來！

喬 媳婦，走，跟我們回家！

母 你爸爸說了，以後咱們好好的過日子，不再作生意了！

李 您先走吧！我得在這裏等他！要不然，教他知道了，他會生氣，說：「你看

，大嫂老教我出來報仇；我出來了，大嫂可是把我忘了，一點也不關心我！

「那豈不糟了嗎？」

母 那麼，我先走了？你待一會兒就回來呵！

李 好，您走吧！爸爸，好好的攙着媽媽！

喬 唉！（攙老妻下。）

李 （坐下，面江呆視。）

船夫 （在幕合後唱）

『抗戰，搖船，搖船，抗戰。』

同舟共濟，齊心向前。

前方流血，後方流汗。

搖船，抗戰，抗戰，搖船。

說什麼風波，

說什麼危險，  
掌穩了舵，  
扯好了帆，  
同心同德，  
不惜血汗，  
渡過了險灘，  
花明柳暗，  
盡是浩浩的平川！  
抗戰，搖船，搖船，抗戰，  
弟兄們，齊心向前！」

(幕)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2 6215B

123.